

中國人文化藝術叢書

地雷陣

短篇小說選



新華書店印行

陣 雷 地

著 等 南 子 邵

地 雷 陣

一九四九年五月出版

· 編 輯 者 ·

著 者 邵 子 南 等

出 版 者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者 新 華 書 店

中 國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有 版 權

「中國人民文藝叢書」編輯例言

一 本叢書定名為「中國人民文藝叢書」，暫先選編解放區歷年來，特別是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藝座談會以來各種優秀的與較好的文藝作品，給廣大讀者與一切關心新中國文藝前途的人們以閱讀和研究的方便。

二 編輯標準，以每篇作品政治性與藝術性結合，內容與形式統一的程度來決定，特別重視被廣大羣衆歡迎並對他們起了重大教育作用的作品。

三 作者包括文藝工作者及一部份工農兵羣衆與一般幹部，作品的體裁包括戲劇、通訊、小說、詩歌、說書詞及其他一切文藝創作。

四 作品按體裁分編。同一體裁的短篇，大致按作品的主题和它所表現的革命時期的先後，分別排列，有時也照顧到地方的特點。同一作者同一體裁的作品達到一定數量時，則編成專集，

長篇作品均單獨印行。

五 本叢書以後擬繼續編選出版。

荷花淀·····	孫 犁 一
麥子黃時·····	楊 朔 一三
五月之夜·····	王 林 二七
地雷陣·····	紀子南 三九
閻榮堂九死一生·····	紀子南 八一
我的兩家房東·····	康 濯 二〇五
「俺們毛主席有辦法」·····	秦兆陽 二三五

荷花淀

孫犁

——白洋淀記事之一

月亮升起來，院子裏涼爽得很，乾淨得很，白天破好的葦眉子潮潤潤的，正好編席。女人坐在小院當中，手指上纏繞着柔滑修長的葦眉子。葦眉子又薄又細，在她懷裏跳躍着。

要問白洋淀有多少葦地？不知道。每年出多少葦子？不知道。只曉得，每年蘆花飄飛葦葉黃的時候，全淀的蘆葦收割，垛起垛來，在白洋淀周圍的廣場上，就成了一條葦子的長城。女人們，在場裏院裏編着席。編成了多少席？六月裏，淀水漲滿，有無數的船隻，運輪銀白雪亮的簾子出口，不久，各地的城市村莊，就全有了花紋又密、又精緻的簾子用了。大家爭着買：

「好簾子，白洋淀簾！」

這女人編着簾。不久在她的身子下面，就編成了一大片。她像坐在一片潔白的雪地上，也像

坐在一抹潔白的雲彩上。她有時望望澗裏，澗裏也是一片銀白世界。水面籠起一層薄薄透明的霧，風吹過來，帶着新鮮的荷葉荷花香。

但是大門還沒關，丈夫還沒回來。

很晚丈夫才回來了。這年青人不過二十歲，頭戴一頂大草帽，上身穿一件潔白的小褂，黑單褲，褲邊磨了膝蓋，光着腳。他叫水生，小葦莊的游擊組長，黨的負責人。今天領着游擊組到區上開會去來。女人抬頭笑着問：

「今天怎麼回來的這麼晚？」站起來要去端飯。水生坐在台階上說：

「吃過飯了，你不去拿。」

女人就又坐在蓆子上。她望着丈夫的臉，她看出他的臉有些紅漲，說話也有些氣喘。她問：

「他們幾個哩？」

水生說：

「還在區上。爹哩？」

女人說：

「睡了。」

「小華哩？」

「和他爺爺去收了半天蝦簍，早就睡了。他們幾個爲什麼還不回來？」

水生笑了一下。女人看出他笑的不像平常。

「怎麼了，你？」

水生小聲說：

「明天我就到大部隊上去了。」

女人的手指震動了一下，想是叫葦眉子割破了手，她把一個手指放在嘴裏吮了一下。水生

說：

「今天縣委召集我們開會。假若敵人再在同口按上據點，那和端村就成了一條線，淀裏的鬥爭形勢就變了。會上決定成立一個地區隊。我第一個舉手報了名的。」

女人低着頭說：

「你總是很積極的。」

水生說：

「我是村裏的游擊組長，是幹部，自然要站在頭裏，他們幾個也報了名。他們不敢回來，怕

家裏的人拖尾巴。公推我代表，回來和家裏人們說一說。他們全覺得你還聰明一些。」

女人沒有說話。過了一會，她才說：

「你走，我不攔你，家裏怎麼辦？」

水生指着父親的小房叫她小聲一些。說：

「家裏，自然有別人照顧。可是咱的莊子小，這一次參軍的就七個。莊上青年人少了，也不能全靠別人，家裏的事，你就多做些，爹老了，小華還不頂事。」

女人鼻子裏有些酸，但她並沒有哭。只說：

「你明白家裏的難處就好了。」

水生想安慰她。因為要考慮準備的事情還太多，他只說了兩句：

「千斤的担子你先担吧，打走了鬼子，我回來謝你。」

說罷，他就到別人家裏去了，他說回來再和父親談。

雞叫的時候，水生才回來。女人還是呆呆的坐在院子裏等他。她說：

「你有什麼話囑咐囑咐我吧。」

「沒有什麼話了。我走了，你要不斷進步，識字，生產。」

『……』

『什麼事也不要落在別人後面！』

『……還有什麼？』

『不要做人漢奸捉活的。捉住了要和他拼命。』這才是那最重要的一句，女人流著眼淚答應了他。

第二天，女人給他打點好一個小小的包裹，裏面包了一身新單衣，一條新毛巾，一雙新鞋子。那幾家也是這些東西，交水生帶去。一家人送他出了門。父親一手拉着小華對他說：

『水生，你幹的是光榮事情，我不攔你，你放心走吧。大人孩子我給你照顧，什麼也不要慌。』

全莊的男女老少也送他出來，水生對大家笑一笑上船走了。

女人們到底有些藕斷絲連。過了兩天，四個青年婦女集在水生家裏來，大家商量：

『聽說他們還在這裏沒走。我不拖尾巴，可是忘下了一件衣裳。』

『我有句要緊的話得和他說說。』

水生的女人說：

「聽他說鬼子要在同口按據點……」

「那裏就礙得那麼巧，我們快去快回來。」

「我本來不想去，可是俺婆婆非叫我再去看看他，有什麼看頭啊！」

於是這幾個女人偷偷坐在一隻小船上，划到對面馬莊去了。

到了馬莊，她們不敢到街上去找，來到村頭一個親戚家裏，親戚說：你們來的不巧，昨天晚上他們還在這裏，半夜裏走了，誰也不知開到那裏去。你們不用惦記他們，聽說水生一來就當了副排長，大家都歡天喜地的……

幾個女人羞紅着臉告辭出來，搖開靠在岸邊上的小船。現在已經快到晌午了，萬里無雲，可是因爲在水上，還有些涼風，這風從南吹過來，從稻秧上羣尖吹過來。水面沒有一隻船，水像無邊的跳蕩的水銀。

幾個女人有點失望，也有些傷心，各人在心裏罵着自己的狠心賊。可是青年人，永遠都着愉快的事情想，女人們尤其容易忘記那些不痛快。不久，她們就又說笑起來了。

「你看說走就走了。」

「可慌（高興的意思）哩，比什麼也慌，比過新年，娶新——也沒見他這麼慌過！」

「拴馬轡也不頂事了。」

「不行了，脫了纜了！」

「一到實際裏，他一準得忘了家裏的人。」

「那是真的，我們家裏住過一些年輕的隊伍，一天到晚仰着脖子出來唱，進去唱，我們一輩子也沒那麼樂過。等他們閒下來沒有事了，我就傻想：該低下頭了吧。你猜人家幹什麼？用白粉子在我家映壁上畫上許多圓圈圈，一個一個蹲在院子裏，托着槍瞄那個，又唱起來了！」

她們輕輕划着船，船兩邊的水嘩，嘩，嘩。順手從水裏撈上一棵菱角來，菱角還很嫩很小，乳白色。順手又丟到水裏去。那棵菱角就又安

「現在你知道他們到了那裏？」

「管他哩，也許跑到天邊上去了！」

她們都抬起頭往遠處看了看，

「唉呀！那邊過來一隻船。」

「唉呀！日本，你看那衣裳！」

「快搖！」

小船拚命往前搖，她們心裏也許有些後悔，不該這麼冒冒失失走來，也許有些怨恨那些走遠了的人。但是立刻就忘，什麼也別想了，快搖，大船緊緊追過來。

大船追的很緊。

幸虧是這些青年婦女，白洋淀長大的，她們搖的小船飛快。小船活像離開了水皮，一條打跳的梭魚。她們從小跟這小船打交道，駛起來，就像織布穿梭，縫衣透針一般快。

假如敵人追上了，就跳到水裏去死吧！

後面大船來的飛快。那明明白白是鬼子！這幾個青年婦女咬緊牙制止住心跳，搖櫓的手並沒有慌，水在兩旁大聲的嘩嘩，嘩嘩，嘩嘩嘩！

「往荷花淀裏搖！那裏水淺大船過不去。」

她們奔着那不知道有幾畝大小的荷花淀去，那一望無邊擠的密密層層的大荷葉，迎着陽光舒展開，就像銅牆鐵壁一樣。粉色荷花箭高高的挺出來，是監視白洋淀的哨兵吧！

她們向荷花淀裏搖，最後，努力的一搖，小船竄進了荷花淀。

驚叫，掠着水面飛走了。就在她們的耳邊響起一排槍！

整個荷花淀全震蕩起來。她們想，陷在敵人的埋伏裏了，一準要死了，一齊翻身跳到水裏

三。漸漸聽清發槍聲只是向着外面，她們才又扭着船頭露出頭來。她們看見不遠的地方，那寬闊肥大的荷葉下面，有一個人的臉，下半截身子長在水裏。荷花變成人了？那不是我們的水生嗎？又往左右看去，不久各人就找到了各人丈夫的臉，啊，原來是他們！

但是那些隱藏在大荷葉下面的戰士們，正在聚精會神聽着敵人射擊，半眼也沒有看她們。槍聲緊緊的清脆，三五排槍過後，他們投出了手榴彈，衝出了荷花淀。

手榴彈把敵人那隻大船擊沉，一切都沉下去了。水面上只剩下一團煙硝火藥氣味。戰士們就在那裏大聲歡笑着，打撈戰利品。他們又開始了沉到水底撈出大魚來的拿手戲。他們爭着撈出敵人的槍枝、子彈帶，然後是一袋子一袋子叫水浸透了的麵粉和小米。水生拍打着水去追趕一個在水波上滾動的東西，是一包用精緻紙盒裝着的餅乾。

婦女們帶着渾身水，又坐到他們的小船上去了。

水生追回那個紙盒子，一隻手高高舉起，一隻手用力拍打着水，好使自己不沉下去。對着荷花淀吆喝：

「出來吧，你們！」

好像帶着很大的氣。

她們只好搖着船出來。忽然從她們船底下冒出一個人來，只有水生的女人認的那是區小隊的隊長。這個人抹一把臉上的水問她們：

「你們幹什麼去來呀？」

水生的女人說：

「又給他們送了一些衣裳來！」

小隊長回頭對水生說：

「都是你村的？」

「不是她們是誰，一羣落後份子！」說完把紙盒順手丟在女人們船上，一溜，又沉到水底下去了，到很遠的地方才鑽出來。

小隊長開了個玩笑，他說：

「你們也沒有白來，不是你們，我們的伏擊不會這麼徹底。可是，任務已經完成，該回去晒晒衣裳了。情況還緊的很！」

戰士們已經把打撈出來的戰利品，全裝在他們的小船上，準備轉移。一人摘了一片大荷葉頂抵當正午的太陽。幾個青年婦女把掉在水裏又撈出來的小包裹，丟給了他們，戰士們的

三隻小船就奔着東南方向，箭一樣飛去了。不久就消失在中午水面上的細波裏。

幾個青年婦女划着她們的小船趕緊回家，一個個像落水雞似的，一路走着。因過於刺激和興奮，她們又說笑起來，坐在船頭嗷嗷後的一個嚷着嘴說：

「你看他們那個橫樣子，見了我們愛搭理不搭理的！」

「啊，好像我們給他們丟了什麼人似的。」

她們自己也笑了，今天的事情不算光彩，可是：

「我們沒槍，有槍就不往荷花淀裏跑，在大淀裏就和鬼子幹起來！」

「我今天也算看見打仗了。打仗有什麼出奇，只要你不着慌，誰還不會爬在那裏放槍呀！」

「打沉了，我也會浮水撈東西，我管保比他們水式好，再深點我也不怕！」

「水生嫂，回去我們也立隊伍，不然以後還能出門嗎！」

「剛當上兵就小看我們，過二年，更把我們看得一錢不值了，誰比誰落後多少呢！」

這一年秋季，她們學會了射擊。冬天，打冰夾魚的時候，她們一個個登在流星一樣的冰船
上，來回警戒。敵人「圍剿」那百頃大葦塘的時候，她們配合子弟兵作戰，出入在那蘆葦的海裏。

秦十黃時

楊 朔

一

我來到河北平原上不過三兩個月，想拿出自己的一點能力，參加對敵偽的文化戰，可是水土不服，一來便鬧腳氣，行軍十分累贅，到頭只好換上便衣，脫離隊伍，一個人潛伏到狗剩哥的家裏。

狗剩哥是個很可靠的關係，又是村裏基幹自衛隊的中隊長，不上幾天，我們便處得挺投機，彷彿是一家人。實際上，我一來就和他約好，假裝是他的遠房兄弟，從小在外邊做生意，於今家裏沒什麼人，住在他家裏養病。

他的老婆狗剩嫂可不容易應付，這個女人時常抱着她的小閨女臭妮，直梗梗的豎着長脖子，顛動着小頭，像個螞蟻似的倚在我的門框上，對我抱怨說她家人手少，忙不過來，明天一定要抽

也做點好東西吃吃。她的嘴儘管寬平，可老給我高高頭頭，有時倒背着我烙小米麵餅，躲在房裏偷吃。逢到這種時候，狗剩哥便不管老婆的嘀咕，端出幾張寒給我。

呆着不常走動，我的濕氣慢慢的見輕，天天沒事，可以幫忙狗剩哥做點莊稼營生。

正是栽山藥的時候。旁的不會，我還可以拿鐵鍬帶他們挖坑，狗剩嫂便在後頭栽秧子。臭妮坐在地邊上，總是哭，惹得狗剩嫂抱怨自己沒好命，嫁個莊稼漢，一年到頭地受苦。

我往前挖着地，頭也不抬地說：「你這話可不對，要是誰都不種地，軍隊不早餓死啦，還抗什麼日？於今咱們的口號就是：一邊生產，一邊戰鬥。……」

她可不肯服輸，搶着說道：「是倒是，不過總沒出息，你看臭妮他爹，起早爬晚地像頭牛，到頭能撈到點什麼？」

狗剩哥倒真壯得像頭牛，寬肩膀，高胸脯，那張方臉黑裏透紫，渾身的筋肉一稜一稜的突起，滿是力氣。白衛隊上操，有時練習舉石鎖，他能單手擎着鎖子，一口氣連舉十幾下，末後一撒手，拋出七八步遠，把場地打個大窟窿。誰要激他一句，說這不算本事，他會兩手叉着腰，認真地叫道：「來吧，不服咱們賽賽，看誰的本事大。」

這當兒，他正從井邊挑來一担水，挨着次序用水澆新栽的秧子，嘴裏還唱着相思調。聽見老

誤講他，就抬起頭大聲問：「你又瞎嚼咕我什麼？」

狗剩也提高嗓子答應道：「我說你沒出息！成天價在那活做不完，還得給軍隊支差……」

狗剩哥不氣頂的攔住她說：「聽你這個串燕子嘴，就會瞎嚼咕！軍隊不來，咱們腳底下會有這幾畝地？」接着怪高興的對我說：「在先咱不過是個窮光蛋，靠着替人家做長工，對付着過。軍隊一到，合理負擔行起來，有錢人地多，怕負担大，就不管地價大小，有要的就賣。我就是那時候，東挪西借，湊合點錢，買進十幾畝便宜地，日子才算翻了個過！」

遠處有三個穿軍衣的人，急匆匆地朝村子趕來，狗剩哥臉色一下子變得很正經地望着，直待走近，才辨出是自己軍隊上的人。他搖搖頭說：

「你不知道，年年麥子黃的時候，鬼子就要出來「掃蕩」，踏蹋莊稼。這幾天聽說又不安生，不能不小心……黑夜睡覺，也得警醒點。」

二

這天晚上，果然就鬧出事來。

不過這一夜却是場虛驚。我們躲在麥子地裏，後半夜就得到信，知道到的是八路軍。他們還給帶來消息，說是據點的敵人隨時都有小股出動的模樣。第二天，村裏人即刻便動手準備反「掃蕩」。他們把要緊物件收拾一起，接着又做盤纏，堅壁東西，吃的糧食平常早就埋藏好，不用臨時費事。白天，自衛隊放哨，直放到據點附近，敵人一出動，消息便從一村傳一村，風快的全知道了。最怕的是黑夜。自衛隊儘管也放哨，敵人有時會抄小路，人不知鬼不覺地圍起村子來，把百姓全堵在家裏。所以情況一緊，農民多半抱着被褥，睡到野地裏，不敢在家裏過夜。

這一夜可不同。村裏駐着軍隊，情況再緊也敢脫衣服睡覺。可是，我覺得好像剛闔上眼，狗剩哥就用手使力觸我的肋巴骨，把我弄醒。

天已經大亮，他的頭上包着毛巾，腰裏插着兩顆手榴彈，神色很緊，不等我問，便擴着嗓門說：

「別睡囉，敵人出來了，聽說有四五十個，天不亮就撲到東邊大王莊，打算包圍區公所，不想撲了個空，於今正在那裏吃早飯，說不定會朝這個方向來。」

我一骨碌爬起身問：「咱們的隊伍呢？」

狗剩嫂在院裏接嘴道：「還問呢？早不知什麼時候走了！」

這時街上很亂，大王莊離這不上十三里地，風聲確實緊。狗剩哥催我跟婦女兒童先離村，但我不肯，決計隨着自衛隊一起活動。這兩天心情緊，我的脚一跑一顫早忘記痛了。

狗剩嫂心焦，想尋事，只是罵臭妮纏磨她。頭口已經備好，我和他男人七手八脚地搭上被褥，掛上大包包，小包包，護她和隔壁鄰家打個伴，光躲出去。接着，狗剩哥前前後後看了一遍，鎖上房門，叫我等在衙門口，他自己却從裏邊關上大門，在門後鬼鬼祟祟的就攔了好半天，不知鬧的什麼玄虛，半晌，他的四方臉忽然從屋頂露出來。轉眼間，他早從屋頂跳到牆頭，又到街上了。

他緊一緊褲腰帶，張開大嘴笑道：「我給鬼子留下個荷包蛋，運氣好，叫他嚐嚐滋味！」他腰裏只剩了一個手榴彈。

村裏空洞洞的，人差不多快要跑光。轉一個灣，迎着我們快步走來五六個人，抬着兩筐子什麼東西，臨到近前，我才看清楚是幾個洋油筒，裏面滿裝火藥。

狗剩哥衝着他們問：「埋地雷麼？埋好快到村西頭集合！」

等他們趕到村西頭，那邊已經有些年輕力壯的民兵停在道溝口，又着腰，抱着胳膊，彷彿等待什麼似的。順着一人多深的道溝，還有許多落後的人挑着行李，提着包袱。倉倉皇皇地尋找避

難的地方。

狗剩哥坐到一棵大楊樹下，解下後腰纏的一個包袱，打開來，拿出兩張餅，遞一張給我，自己大口咬着另一張道：「你慣說一邊生產，一邊戰鬥……前天咱們還在地裏，今天就上戰場了！」

三

敵人停在大王莊，直到傍晚，出探的自衛隊才跑回來報信說，敵人又動了，恰巧是朝這個方向來，當頭還有馬隊，攪的烟塵很大。這時我才跟着自衛隊離開村邊，沿着道溝往遠退。我們不確切知道敵情，先前聽見過幾聲冷槍，又聽見一下爆炸的聲音，還能辨別敵人的去向，好半天以來，就摸不清敵人的腳蹤了。

一個長着扇風耳朵的漢子停下來，不知是對誰發脾氣，又急又慌地說：「咱們這樣亂跑算什麼？要是和鬼子走個碰頭，豈不是白送死！」

狗剩哥鼓起兩隻金魚眼，擰着袖子說：「只要咱們有幾桿槍，非打打不可！單靠幾顆手榴

彈，總不成器！」

走在溝沿上的人望着遠處，忽然間大驚小怪地叫：「哎呀，那不是大王莊麼？轉來轉去，咱們心轉到鬼子的屁股後面來了！」

前邊幾里路遠，正是這個村。

溝沿上留着一長串馬蹄子和牛皮靴子印，莊緣際得東倒西歪；敵人還明明走過這條道。我們大家正在亂着，路旁坐的一個乾巴老頭嘆口粗氣道：

「這回大王莊可禍害苦啦！東西砸的稀爛，十來匹大洋馬放到地裏，由着煮吃麥穗；吃了不算，末尾還叫馬拉着碾子滿地跑，麥子都給壓倒，還有個活！」

不知誰吃驚的叫：「點房子了！」

我順着他的手指，望見西南上冒起一小股黑烟，升得挺直。依着方向和地位，恐怕就是我們那個村。民兵全隱着匪，直盯着前方，他們都在歇心自己的家，一時沉不着氣，七嘴八舌地吵着要回去看看。一個長着扇風耳朵的漢子，就心敵人沒走，當場就有人回駁道：「一定走了！不走不會放火——這還不是老規矩！」

派去偵察的人證明這個估計不錯：村裏不見敵人了。這時，我隨大家走得離村只有三四里

地。聽到這個信，全場哄的一聲都想跑到前頭去。

狗剩哥張開兩條粗胳膊攔住路，吵架似的嚷道：「村邊埋的地雷，不要亂跑！」

便由埋雷的自衛隊領在前頭。一進村，大家先朝起火的地方跑去。滿街都是烟，還雜着焦糊的氣味。火燒到房屋的大樑，黑煙沉下去，冒起白煙，一閃眼的光景，火苗忽地跳起來，燒的更猛。

扇風耳朵的漢子看見火，急得打了幾個轉身，癱到地上，兩手拍着膝蓋，女人似的蹙着苦臉叫：「哎呀，我的家這不完了！」

他的街門大開着，一扇門橫跌在過道當中，牆壁飛落大片的灰泥，散得滿地全是。狗剩哥衝着烟火跑到門前，高聲叫道：

「來看哪，這裏定準炸死鬼子了！嚇，還有血呢！」

門口果真有幾灘血，變成紫色。

「操他祖宗，真是找死！門後掛的炸彈，誰叫 he 硬推門！」

「這才叫鬼門關，憑你是小鬼，也過不去！」

火勢更兇，忽忽的，帶着風聲，看着連累到鄰家的房子。誰嚷着救火。人們這才從興奮中醒

過來，趕緊散開，各自跑回家去拿水桶。

狗剩哥的衙門關得嚴嚴的，像我們走時一樣。看神氣，他有點失望，隨着我笑罵道：「媽拉個皮，鬼子還挑肥揀瘦的，倒不肯嚐嚐我的荷包蛋！」

他必得先進家，摘下大門後掛的手榴彈，才敢開門，便叫我蹲在牆根底下，他自己用脚踏着我的肩膀，一聳身，翻上牆頭。他直起腰，剛要往房頂上爬，紫黑色的方臉一下子變得蒼白，岔了聲音叫：

「快跑，敵人又進村了！」

說着急忙跳下牆頭，領着我放開大步就跑。村頭響了槍；人亂了，死命地四處逃走。在這一霎眼間，我明白大家掉進敵人的圈套……敵人吃了民兵的虧，沒處洩氣，特意點起火，退到村外，等到把人騙回，又突然撲上來。

人聲更亂，槍也更響，看得見騎兵捲起的灰塵。我們不敢走正路，專插着小巷往野地跑，可是將到村邊，對面巷口忽然出現一個日本兵。就在這一閃眼的工夫，我清清楚楚看見他的左頰有一條傷疤，嘴臉歪扯得不像樣子。他吼了一聲，像是隻豹子，挺着刺刀朝我們直衝過來。我們只有倒轉身跑。他離我們最多不過四十幾步，皮鞋的響聲震着我的耳朵。狗剩哥手粗足壯，跑得快，

但他顧到我。我累得喘不過氣，嗓子眼好像在噴火，腿肚子越來越酸軟。皮靴的響聲更逼近，連日本兵喘氣的聲音也彷彿聽得見了。

狗剩哥拔着腰裏插的手榴彈，一邊跑一邊急促地道：「頭前跑……不要等我！」他的脚步一慢，落到後邊。我只覺得耳旁起了一陣涼風，掉過頭看時，手榴彈早從他手裏颯地飛出去，朝着日本兵打去，直落到對方的腳跟前。

但這是個臭炸彈，竟沒炸。

日本兵驚叫一聲，一步跳過去，追的更緊，嘴裏還不知惡毒的咒罵什麼。我看見狗剩哥失敗了，心裏更慌，咬着牙向前繼續跑，儘管明知道跑不脫。可是奇怪，後邊的脚步聲反而越來越小，離得遠了。

原來狗剩哥早撇開我，引着日本兵朝另外一個方向跑去。……

四

直到傍黑，我才拐着腳回到村裏。敵人早撤走了，百姓陸陸續續地回來，火燒了三個院子，剛撲滅，街上滾滿水，濕灰還熱得烤人。

衙門倒着一個死屍，左半身子叫馬刀從肩膀那裏斜劈開，傷口一尺多長，心肺都露出來，顏色紅紅綠綠的，看了叫人心顫。

我想起今天的遭遇，實在多虧狗剩哥，才拾了一條命，整整這一下晌，我在麥子地裏。狗剩哥的形象一直蟠踞在我的腦子裏，剛後來更加顯明：方臉，粗眉，大眼，寬肩膀，高胸脯——不過不像平常人，却變得又高又大，像是根鐵柱子，頭頂着天，腳踏着地，不讓天倒塌下來，只知道他於今怎樣了。

他的大腿受了傷，十幾里外一個村莊派人用門板把他抬回來。我問他受傷的經過時，一個抬擔架的漢子歇在外間喝開水，插嘴說道：

「可嚇死人囉！我正在村頭放哨，就見一個人沒命的跑來，還當是漢奸呢！臨到跟前，才看見他滿身是血！問他是做什麼的，他張巴張巴嘴，好一會說不出話，末了倒從嘴裏吐出一根手指頭！」

狗剩哥躺在枕頭上搖了搖頭，難爲情地笑着，好像認爲這事不體面，但他仍然解釋道：「我不明白自己怎麼會昏到那樣子！……你記得那個日本兵麼？我只想叫他踩翻了地雷，領着他轉圈跑，可總沒用……他倒越追越近，看看追上了……我冷不防一轉身，朝他撲去，就和他滾在地上

斷掉開啦！他用刺刀亂刺，我奪不下來，就用嘴死咬他的手——當時也不知道他的手怎麼就鬆了！我鬆開身，搶過刺刀把他肚子穿了個透眼透，連槍都拔不出來……」他蹙起眉毛，好像傷口痛，但他熬着。一會又道：「我看見又一個鬼子跑來，就顧不得拔槍，撒開腿便跑，一口氣跑了十幾里，直到他一問（他用嘴巴指了那個抬擔架的漢子），我才清醒過來，大腿的刀傷也痛得走不動了！……」

街門外有人走進來，站在院裏高聲問：「房東，有空房子麼？——咱們是八路軍！」

狗剩嫂擔驚受怕地跑了一天，累得要死，於今不但得服侍男人，還得趕着做夜飯……臭妮又不乖，坐在炕上總是哭。她正心煩，聽見叫便沉着臉走到院子去，沒好聲地指給他一間閒屋。

我送走幾個抬擔架的人，拿着油燈到灶下去點火，月色朦朧裏看見一班戰士走進院，說着笑着跨進那間閒屋，立刻便聽見他們摘門扇支鋪，又有人來借燈，狗剩嫂不耐煩地嘟囔着，替他們送去一盞燈，先前聽見她愛理不理地答應着戰士的問話，一轉眼忽然驚奇地叫起來，接着是又說又笑。一會她顫動着螻蛄似的小頭，差不多是跑回來，高興地尖着嗓子說：

「哎喲，你們快去看看，人家得的又是新槍，又是銅帽子，都是剛打來的！這原來就是夜來那些隊伍……他們說知道敵人要出來騷擾，今天下晌就在什麼地方一個菓樹行子埋伏好，把鬼子

打的四零五散！」

狗剩哥的金魚眼在燈前閃着亮光，想要爬起來，可是一蹙眉又躺下，緊搖着右手的食指說：「他們一定累了，快去燒水給他們喝，以後再燒洗腳水！咱們的飯慢點吃。」

狗剩嫂急忙顛着腳跑出去，也不管臭妮怎樣哭着叫媽。

狗剩哥滿意地嘆口氣又問我道：「你的腳怎樣啦？也該燙燙。」

我試着點一點腳尖說：「痛是有些痛，睡一夜就好了——這也是個賤病！」

他寬心地笑道：「這就好！不過明天該燙山藥了，我不能動，你得多出點力。」

隔着窗戶，我聽見狗剩嫂搬弄着山燕子嘴，替軍隊張羅這個，張羅那個，好像對待自家人，

戰士們剛下火線，却像不知道痛苦，依舊說說笑笑，聲音裏充滿一種野生的力量。

空白页

五月之夜

王林

一個五月的黑夜裏。颳了一天的紅眼風煞住了，滿天却變成陰鬱的愁雲。築軍辛大剛從深武饒安地區突圍出來，到深安路旁已經伸手不見掌的黑暗了，摸着路過了公路，朝西北走了很多時候，估量着該離本村不遠了。同時，北邊河沿上的火光越來越分明，火燄和爆發起來的煙燼幾乎也可以看的出來了，這道火光沿着滹沱河東西蔓延着，像一條東西看不到頭的火龍。他想進村仔細打聽打聽河沿上的情況，可是又不敢冒然闖進去。猶疑不定地慢慢往河沿方向挪動時，忽然發覺了道溝旁的麥田地裏躲着很多人。他們有的在呻吟，有的在暗暗哭泣。大剛就過去一看，有的臉上蒙着繃帶，有的面黃肌瘦，彷彿病勢沉重，只剩下奄奄一息了。他問他們是幹甚麼的？他們勉強扭過頭來，用焦躁和疑懼不安的眼光看着他，却沒有人肯回答。大剛又往週遭一看，橫豎躺臥的一大片，幾幾乎有二百多，於是他猜疑這一羣都是傷病員，在敵人瘋狂掃蕩下，看護員照顧

不了，拋下他們光顧自己逃命去了。他也曾經受過重傷，躺在担架床上，需要人家救護；他也更加知道在這種災危苦難下，心裏是多麼悽慘和哀痛！於是蔡不任滴搭滴搭滾下同情的熱淚來了。

他憤怒得眼裏冒着火星子，恨不得將那些不負責任開小差逃走的工作人員們一把抓回來，張嘴咬他們兩口，一拳打出他們的腦漿子來。

燃燒似的腦子一冷靜，大剛忽然聽見前面有人小聲私語，像紛紛商討什麼。他一直奔往那裏，果然是堆積着男女一羣人。他們不是病號，也不是傷員，正是看護、醫生和一切後方醫院的工作幹部們。他們並沒有拋下傷病號開小差，他們架着抬着抬着不下二百多輕重傷病號，跟敵人的機械化兵團周旋了兩天了。

大剛聽着裏邊有的語聲很耳熟，而特別聽清楚了面朝西北坐在溝沿上的章所長。

「這不是章所長嗎？」大剛魯莽地問。

「哼！」他們都一驚，而章所長忙問道：「你是誰？你……」

「我是榮譽軍人辛大剛，還記得不？住過所養傷。」

「記得！記得！」回應者不只章所長一人。「你怎麼……」

大剛向他說了自己今天在深武饒安地區突圍的經過，就問這邊情況道：

「聽說這邊敵人明天一定要搜捕，爲甚麼你們還在這裏呆着？」

「誰樂意在這裏呆着呢！」軍所長着急地答道：「不是弄不清河北的情況嗎！上級指示我們無論如何今天要跳出圈子去，轉到河北敵人大『掃蕩』的外線去，將傷病員分散開，堅壁在羣衆裏。可是敵人把滹沱河封鎖住了，一個火把後邊一架機關槍，專等我們過去了掃射呢！」

「怎麼！」大剛一驚，「真的一個火把後邊一挺機關槍？」

「都那麼說呢！」

「沒有過去探一探嗎？」

「誰敢過河走近去探呢？派出去多少人，都半路上跑回來了。」

大剛一楞，畧微思量了一下，立即慷慨地答應道：

「我去！」

說了立刻開腿就向北走。所長忙站起來追上去問道：

「你一個殘廢怎麼倒行呢？準有把握嗎？」

「把握是一點也沒有的，」大剛蔑視一切危險地微笑着答道：「可是，不冒一下險行嗎？今天晚上轉移不到外線去，明天敵人一搜獲，這些傷病員不都叫敵人抓去，活活地致死嗎？」

「不用說叫敵人抓捕了去，就是再在寒裏凍一宿，連湯帶飯地晒一天，就都交代了。」

「那麼，這樣看來，」大剛那濃眉一皺，肯定地說道：「只有冒險過去看看，回來馬上想法突圍了！」

「不要先冒險，再商量商量，看還有別的地區能夠跳不？」

「快天亮了，還有什麼可商量的！」大剛像在軍隊上一樣，決斷地發火了：「再一說，路東搖蕩的比這裏還厲害，西邊是敵人的糧食區，滄石路南，你們熟嗎？再一說，滄石路離這裏有五十里，等我們把傷病號轉移到那裏，天就得晌午了！」

所長愁悶得拾不起頭來了。

「不能再遲疑不決了，」大剛又接着說道：「我過去哇！」說時就動身，「你們估量着我過去的時分，假若有機槍掃射我的聲音，那麼你們就不用再等我回來了，你們就趕快另想辦法好了。若是沒有事，那更好，我叫些人來，或者探清河北敵人的配備情形，回來想法過去。」

「只要弄清河北敵情了，我們就有辦法過去。」章所長追着大剛說：「你河北熟嗎？」

「我村就在河北河沿上。」

「這還好，這還好。」

老母慈愛的章所長這才微微放心。而大河的勇健的身影，却搖擺的朝着一片火光的河坡走去
了。

『噠囉……』

大剛悄悄地一下河坡，迎面忽然響了一梭子機槍聲，彷彿就是專瞄着他打來的。他本能地急忙臥倒，靜靜地伏在沙灘上，心裏暗暗想道：

『哈，他媽的，敵人已經發覺了我嗎？』

靜悄悄地呆了一會兒，槍聲沒有繼續發作，但別處，遠近不同的仍有機槍掃射聲。他仄着耳朵聽着，忽然回憶起方才那機槍聲，脆亮而帶着飄空的水音，不像對岸埋伏着敵人朝這裏作近距離掃射的，只是夜間寂靜，所以才覺得槍聲那麼響亮，跟瞄着自己打來似的了。

他抬起頭來瞭望對岸，對岸的火光還是那般呼呼地燃燒着，因為離近了，一堆一堆的火頭都分清楚了。一堆火距離一堆火，也就是十幾丈遠，每堆火前總有三四個人影時隱時現，出沒無常。大剛根據着所長的報告，以爲那即是打埋伏的敵人。可是後來仔細望了會兒，看出他們穿着便衣，又看出他們直往火堆上添柴禾。這才分清他們是老百姓。

這些穿便衣的老百姓是敵人化裝的，還是在別處抓來的忠於敵人的民伕呢？卻不能看的出來。在火堆後邊是否像他們所報告的架著機關槍呢？更不能觀察出來。大剛是有決心為那些為革命流血、為民族積勞成疾的二百多傷病員們，擇出一條脫險的道路，但是犧牲不等於完成任務。所以他不肯輕於冒險過去。他仍然靜悄悄地爬在沙灘上，仰著頭聚精會神地觀察着對岸，希望從對岸的火光裏窺測出什麼裂縫來，或者創造出一個出奇致勝的法術來。

「啾啾……」報曉的公雞，在寂靜的遠處村莊裏叫了一聲，附近各村的鷄啼，接二連三地傳來了。

大剛聽見鷄叫的聲音，心裏可慌了：「不能再遲延了，時候不允許了，即便能够順利過河，好幾百傷病號也得相當的時間才能過完；過去之後還得分散在各村安排下呢！況說：若是發生個意外呢？——」於是他急忙匍匐前進，進到了河邊沿上。河水像火燒雲一樣通紅，有時在彩霞般的波紋上映照出個黑色人影來。大剛抓起一塊泥片向水裏一擲，試探他們的反應。他們聽見了河中的水聲，果然有一個人驚異地小聲問道：

「甚麼呀？」

附近那個人轉向河水，看了看，才慢慢答道：

「許是魚打濕的。」

河水更窄且湍急，他們的話聲，大剛都聽得很清楚。儲高興起來了。因為他從儲高興的話聲上聽出他們是附近這幾個村人來了。於是大剛更大胆地往水裏撒了塊泥片。

「是魚打濕的？」先前第一個說話的，又小聲問道：「這一會有這麼大魚？別是你投的吓唬我的吧？」

「小狗子，是真的，我沒有投！」

大剛一看第二下也沒有惹起大禍來，而且那兩莊稼人說話很自然，於是推測火堆後邊未必隱藏着敵人。若有，也一定離河相當遠。再一說，看火堆的人既是附近的老百姓，那麼就必定有熟識的，所以大剛立刻扒下褲子，輕輕淌着水往北岸走去了。

河水深處可以達到肚臍眼，很涼。但是大剛的全副精神集中在對岸上了。紅霞似的水流，從他身邊流過，他幾乎就沒有感覺到。

轉到兩火堆的明暗相交處出了水，急忙穿上褲子和鞋。打算冒充是搬柴禾守火的老百姓。大剛才提上褲子，忽然聽見西邊火堆旁邊有一個極其熟悉的腔調說道：

「你省着點吧，反正着着就行啦！」

大剛偷偷走過去一看，確是當家子辛大章，而那一側也像是自己村裏擺渡船上的李二桂。大剛走入火堆的光圈裏，期待着他們驚異地向他一望，然而出乎意料，稱飽臉的大章和乾癟口吃的李二桂，却從從容容地問大剛道：

「你也怎麼來幹這個呢？」

大剛知道他們是誤會了，却從他們那種安閒的表情上感覺出河北敵情必定不是河南傳說的那麼嚴重了，他更進一步接近他們，望了望周圍，小聲解釋道：

「我是剛從河南過來的。」他倆這才一驚一喜，並不慌恐。「這邊情況究竟怎麼樣？」

「這邊這幾天不要緊。」稱飽臉的辛大章爭先回答道：「我看敵人是害怕八路過河摸他們，他們才這樣虛張聲勢，叫我們成夜點柴，鬧火光。那地方火一滅，他們就以爲八路摸過來了，吓得就亂打一氣。」

「淨那地方有他們？」大剛又急忙問。

「沿河村裏都有，」二桂想說，嘴巴子一張沒有說出來，叫大章又搶先了：「沒有關係，他們天不黑就都吓的鑽了高房子了。」

「河邊上沒有？」

「沒有，沒有。」二柱着急的樣子說了出來，「他們呢……敢……」

「剛才放機關槍打誰？」

「誰放嘍！不一定打誰。……」大章鄙夷地一點頭回答道。

「給，給自己張……」二柱嘴臉亂動着說：「張膽嘍！」

「北邊尋是那個村新安的據點？」

「沒有新安，還是那些個。反正沿河的村都有他們。」

「從河南的過來人，不成問題吧？」

「不，不！……」二柱又搶着回答。

「過來吧，不成問題。還有誰？」

大剛將河南的二三百傷病員的窘困情形說了說，他們立刻，不用考慮地立刻說道：

「趕快過來吧，天一亮可又成了人家的天下了！非用擺渡船擺不行嗎？可是都弄沉了！」

「不用船，水不深。」

「我知道。」

「他們有人，淌水過來不成問題。」大剛想不用他們幫助，可是又一想，傷病員和工作人員

們打了兩天遊擊了，又餓又累，而且重傷病號還得需要抬過來，於是問道：「還有誰們在河邊呢？」

「多囉！」大章回答：「凡叫人家圍住的，都趕來這裏給人家抱柴禾呢！」

「武委會的有誰？」

「姜振興。」

「他，他剛才，還，還抱柴禾來，來了呢。」

大剛找到姜振興，又找到辛老廣，說明因由，他倆一轉，立刻集合了二三十個青壯年。前邊叫大剛領着過河和醫院接頭，後邊有姜振興再多動員些青壯年來繼續過去，辛老廣留在河北指揮着分派人們抱柴禾添柴禾，應付着敵人。

大剛領着青壯年過了河，覺得是按照原路回來的，可是什麼人影也看不見了。他們靜悄悄地立着仔細聽了會，仍然是什麼動靜也沒有。「難道他們聽見我過河前的機槍聲，以爲我遇險了，他們轉移到別處去了？」

黑暗的深夜，寂靜得真是森人。天上一顆星也見不到，低壓的愁雲，把大地包圍得嚴嚴實實。附近村莊裏有一隻社鷄，「光顧打鋤光顧打鋤」地騰亮地叫着。忽緊忽慢的機關槍聲，從遠處

響來，伸手不見掌的夜色好像在發抖。

「章所長！」大剛試探地小聲喊了一句。

「辛同志嗎？」回聲低低地從麥壟裏傳了出來。

「啊，是我！章所長。」大剛幾乎要喊叫出來。

章所長的身影從麥壟裏爬起，接着一大羣身影也出現了。他們聽見那機槍聲確實以為大剛遇險了，想轉移方向，但是沒有方向可去。後來聽見大剛帶領着一大夥子人過來了。「怎麼過來了那麼多的人呢？」以為是大剛被捕受刑不過，暴露了秘密，敵人追蹤找來了，所以吓得都藏了起來。

大剛並不怪他們警覺性這樣高，將河北的敵情和帶來的青壯年向他們一說，喜歡得章所長握住大剛的手不知道說什麼好了。

大剛問章所長如何分散過河與過河分散，章所長對這項工作早有經驗在胸，而且全體人員在游擊環境下也養成了習慣。於是各隊分散開，各組按次序過河。村中青壯年由大剛指揮着分到各隊裏去擔傷病號。數百個黑影子立刻有條不紊地出動了。

輕傷病號要求自己下水過渡，男女看護和工作人員都爭着背一個傷病號過去。全體不下二百

五六十人，可是除了輕輕地淌水聲，什麼嘈雜聲音也沒有。涼森森的滹沱河的濁流急道地一去不復返地朝東海邊去，彩霞似的波浪蕩漾着生與死的恐怖，却也映照出了民族的偉大畫面。不久，黑鴉鴉的一大片蠕動着的人形，便從夜色如漆的南岸，轉移到火光燎天的北岸上來了。接着，靜悄悄地又分散了，無踪無影了。

「嘎嘎……」恐怖的遠近機槍聲，在伸手不見掌的黑夜裏，在生與死決鬥的各個角落裏，仍然不停地地咆哮着。

地雷陣

邵子龍

地雷像個大西瓜，

翻開地皮埋上它；

澆上了鬼子的血和肉，

讓它開一朶大紅花！

這是晉察冀民兵唱的「地雷歌」。多少民兵都學會了埋這玩意兒——抱着大大小小的「西瓜」，口裏不言語，心裏笑迷迷的。這「西瓜」是鐵的，裏面還有火藥，「西瓜」藤子又十分細。你要觸動了「西瓜」藤啦，就請你扭一下秧歌舞，跌倒地下，不拉你，你再也莫想起來，起來還得進棺材。這號鐵皮藥箱「西瓜」，大的要幾個人抬，小的一個人能拿上三五個。

一九四三年春天，日鬼子已經吃够了，怕了地雷，寫信給武裝部講條件。武裝部不跟他講條

管：聽說：「你來吧，不會嫌少的，够你吃的啦！」

聽吧，日鬼子走大道；大道寸步難行；走小道，小道的雷也得一樣的厲害。他只有竄，在麥苗上竄，在水裏頭拖着那雙牛皮靴蹄子竄——就沒有走的樣兒，只好叫他是竄嘛——慢的麥苗水邊也會咬人啦。日鬼子看好地形，說是：「好架機關槍啦！」扛着機關槍上山頭，一響，「轟！」連機關槍帶人飛上去又跌下來，槍使不得，人也使不得啦。日鬼子進村也好，走道兒也好，學會了畫圖圈，還壓上「小心地雷！」的紙條兒。一個村，他可以畫上百十個圈。圖來圖去，還是走不得，動不得，挪不開脚步，一碰就響。爆炸手們都知道：

管你騎馬坐騎，

管你費盡心機；

我要埋上地雷，

你就寸步難移。

可是，出了李勇，地雷戰那才算得更有些色。

李勇是阜平五丈灣人氏，從小就跟着父親養種着不大點子不打糧食的嘎咕地，吃着多半糧，少半糧食。長到抗戰開始，是個又黃又瘦，個子不高的少年。

他一看見八路軍，就嚷着要當兵去，父親把他關起來，他鑽了一個空子，總算鑽出來了。跟着八路軍，說是：「跟老的說好了的。」穿上一身嶄新的黃軍裝，坐也不是，立也不是，催着出發。

隊伍就不出發，慢慢地作飯吃，吃了還睡覺。他就巴望着他父親不要尋到他那兒來。昏頭昏腦，尋到隨便那兒去也好！不敢到八路軍來也好！

究竟年青，沒想到大人尋人的本事。突然，父親站在他跟前。他要溜出去，父親攔住大門，一巴掌就把他打了個跌。給硬逼着脫軍裝，李勇直哇哇啼哭。軍裝脫下來，軍裝又拿走了。穿上便衣，一下子就給滿身大汗開溼了。又給硬逼着走。

走一路，他哭了一路。見着莊稼地他就鑽。鑽進去又給抓出來；走不了幾步，又鑽。走完二十幾里地回到了家，父兒倆都累得不成樣子。他直曠了一夜，第二天又不吃飯。

「老虎不吃兒，」當老的跟他妥協啦。盡向他說好的，把他制住了。他也休想再能跑出去了。

很快，他成了共產黨員。一直他都是青年們的頭兒。誰受了欺負，找上了李勇，只要李勇一吆喝，青年們一窩蜂跟了去，那是「天不怕，地不怕！」他性子又急，像乾透了的劈柴，一點就

着火，一着就沒完。共產黨在五丈灣，使得窮小子、娃娃、婦女，都能說話，能辦事：那李勇還不是『魚兒見水，鶻歸大海』嗎？入了黨，他自個兒整整樂了好幾天。就走路也唱唱打打的了。

人們說：『這娃娃拾了好東西，發財了吧？』

一陣快樂勁過去，李勇說話像個大人了，正正經經問起村裏的事來。

後來，人們選了他當抗先隊長。組織民兵，他當了武委會主任，又改爲中隊長。憑着他穩、勇敢、心眼靈，學會了使槍使雷：在使槍上，雖不說百發百中，却也打得不差碼子；在使雷上，他能够在平光水滑的打麥場上，把地雷埋上，無蹤無影，好爆炸手也找不出來。各種地雷陣，游擊戰，鬢子戰，麻雀戰，更是頭頭是道。

只是在一次反『掃蕩』裏，父親被日本鬼子殺死了。『生要見人，死要見屍！』李勇找了兩天一夜，找着了，他也昏倒過去了。醒轉來，他成了他娘、他妹、他弟弟的當家人，還不到二十歲。把父親埋了，眼見得生活更加困難，悶了幾天，就拾奪出一副担子，找好秤，和鄉親們對落出幾個本錢，到四外趕集，賣粉麵去。

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一日，他挑着担子，到鄧家店趕集。忽聽見一人叫他：『李勇！』他抬頭見是區裏大隊長。就說：

「下鄉呀？」

大隊長說：「下鄉！日鬼子來囉！奔襲我們阜平。」就把情況兒告訴他，還說：「可能打你們村過，地雷，你們得準備嘞！」

李勇順口就說：「那我就回去吧！」

大隊長點了點頭，又說：「雷要響得了呀！」

李勇說：「說的。」把担子放下了。

大隊長說：「你這担子？」

李勇說：「不要緊，我交給個熟人好了！」

一回頭，看見個空手熟人，把担子交代清楚，李勇撇開腿，一個跑步去了。大隊長看着，暗自說：「哼，我還以為他要埋怨情況兒變化得怪呢！這小子，就是利索！」

回到村裏，把民兵掌握起來，李勇在五丈灣附近，看好日鬼子要走的道兒，仔仔細細地佈置了個地雷陣，專等日鬼子到來。正是：

鬼子來，

就把地雷埋

管教他，

來了就倒下，

倒下就起不來！

這一天，日鬼子沒來。第二天，五月十二日早晨，是一個陰天。日本鬼子從那長滿柞樹、槐樹、槐樹，綠蔭蔭的道兒上露頭了。囊兒花香，露水重，片片葉兒下垂，十分好的去處。日鬼子在那兒露頭，歡喜死了伏在北邊小坡上的李勇，和他的游擊組爆炸組。

眼睜睜看見日鬼子朝地雷陣走去，李勇氣也不出聲，衆人也一二十隻眼睛都是看定一個方向。日鬼子進了地雷陣，一個進去了，一個進去了，又一個進去了。李勇他們就等着地雷響。那聚精會神的神情呀，真是：

耳不旁聽，

目不旁觀；

忘了自己；

忘了旁人！

什麼都不想了！千種聰明，萬種本事，全丟開了！只幹一件事：「注意！」這種情境，打慣

游擊的老鄉都知道。這麼爬着，爬一天半天，真只當一會兒事，不餓不冷，太陽晒着不熱，不操
尿，不拉屎，說他慢不是慢，說他笨不是笨；頭兒仰着，嘴兒閉着，臉上皮肉死；就是眼睛向遠
處視；誰的手動一動，衆人心頭麻煩死；風兒不吹，鳥兒不叫——呀，太陽早偏了西。

他們等着地雷響，地雷不響。日本鬼子一個一個擦着地雷邊過去了。過一個，李勇臉上變一
種顏色。連過三個，李勇臉黑了。這個黑法，好比烏雲堆滿了天，好比那無底洞兒黑沉沉，好比
那黑夜只等電閃光。

諸位，地雷厲害是厲害，就這個缺點：踩不着，牠不響。一條寬寬的道兒上，那有那容易就
端端踩着！就再窄的道兒，也有脚前脚後，也沒有非踩着不可的道理。我們有好多的地雷陣就這
樣白糟蹋了。這才急死人呀！誰也沒想出好法子過。

好一個李勇，靈機一轉：「他不踩地雷，我得叫他踩，拿槍打，怕他不亂；亂了，怕他不
踩！」心裏這麼想，拿出大槍筒。回頭輕聲向衆人說：

「打！」

衆人說：「打不得！」

「不敢暴露目標！」

「不打，他不察地雷！」李勇說着就是一槍。

那一槍，好比燕子撲小雞，好比長江歸大海，槍子直落到頭前那個日本鬼子的頭上。李勇頭一歪，還說：

「走，走那麼快幹什麼？」

日鬼子這邊頓時一陣大亂，前擁後擠，這個的槍碰着那個的腦袋，前面的手拐撞壞了後面的眼睛，頭兒還得東張西望，腳下又要趕奔前程。天崩地塌般一聲響，一股藍烟升起，塵土飛揚——雷響了，這下子，紅的白的開了一地，好像日鬼子賣豆花，担子翻了；長腿，短胳膊，腦袋，爛皮，碎肉，擺了遍地，好像日鬼子在學水滸傳土孫二娘開人肉作坊；軍帽，軍衣，飛上樹梢，槍筒，子彈，擺了一地，好像日鬼子在開雜貨鋪。

這邊開成一團，且慢些說。

那邊李勇的臉，早變了顏色，好比那日出烏雲散，好比那雪地梅花開，好比那悶熱天氣下大雨，好比那黑夜森林着了火。李勇紅着臉孔，忍不住，急說：

「打！趁這亂勁！」

一陣槍子，就像亂鴉投林：都找着自己的對象。

這時，日鬼子顧得着辨明情況，打聽了，還是顧得着跑呢？自然囉，「三十六計，走為上計。」一談跑——「呀，這兒在那兒擺着，誰又知道那『苗廣裏賣的什麼藥？』——日鬼子看見路旁，朝前有個缺口，一條岔道通向河灘，「狗急跳牆」，就像洪水崩決似地向那湧去，各自拚腿長，賭力大，擁着擠着，爭先恐後，狗捨骨頭一般。

那邊李勇笑了，說：「跑得好，早給你們算好嘍！」

「轟！」比前一番更大的雷響了，日鬼子挨得也結實。重重疊疊，比堆羅漢還熱鬧。

李勇再打一槍，打倒騎馬的軍官，收了場。日鬼子噤看到了河灘。李勇第一個站起，衆人也會意地站起。李勇紅着臉孔，大聲說：

「追他狗日的！」

一下子李勇臉上成了青蒼蒼的。所謂「威風凜凜，殺氣騰騰」，無非這個樣子——他們就追下去了。

這一仗非同小可，打開了地雷戰的新局面。諸位，記着：在地雷戰術裏邊，從李勇起，加上大槍。這叫做「大槍和地雷結合」的戰術思想，北嶽區區黨委公佈他是「模範共產黨員」，武裝部和軍區聶司令員都嘉獎了他，號召全體民兵向他學習。不到兩個月，從南到北，從東到西，

在好大的地面上，人們唱開了一隻歌……

不怕敵人瘋狂進攻，

我們民兵有的是英雄，

滿山遍野擺開了地雷陣！

啊！聰明勇敢的要算李勇！

五月十二那天早晨，

敵人向那五丈灣前進，

敵人走過了李勇地雷陣！

啊！聰明勇敢的要算李勇！

李勇拿起了他的快槍，

一槍就打死了一個敵人，

敵人亂團就爆炸了地雷陣！

啊，聰明勇敢的要算李勇！

兩個地雷炸倒了三十三，

一槍又打死勝馬的軍官，

敵人哭啼啼就離開了地雷陣！

啊！聰明勇敢的要算李勇！

李勇要變成千百萬，

千百萬的民兵要像李勇，

敵人要碰上千百萬李勇地雷陣，

管教他一個一個，一個一個都送終！

太陽昇，太陽落，夏天過了轉秋涼。這歌子唱得全邊區民兵爆炸手們，手早癢癢的了。——這且不提。却說，李勇，爆炸成了功，遠近馳名——在晉察冀，一個莊戶主成了鼎鼎大名的英雄，鬧得這麼紅火，還是第一次。——新聞記者，畫畫的，作曲的，照相的，各級幹部，一個又

一個地到五丈灣來看他，誇他。他，二十二歲，頂壯的中等身材，一本正經的臉孔，頂硬的說話的口氣，穿著件家裏頂新的衣服，忙來忙去，和人應酬得來，人都滿意。村裏人們看見李勇走來就說：

「我們的英雄來啦！」

李勇知道，這個話雖然是跟他開玩笑，却並沒有懷疑他的地方。

他挑着粉麵担子趕集去，一路上就常聽見人們說：

「看！那就是李勇！」

有的說：「個兒不大。却了不得呢！」

有的說：「你說嘞——一個莊戶主比縣長還有名！」

又有人說：「共產黨真會提拔人材！」

他遇見了從來不認識的人也當面就叫他：「李勇！」好像很熟識似的。

李勇啊，他自己越來越難受，心裏打算：「上級培養我，下次日鬼子來，我得怎麼打呀！」

唉！名氣大了！打不好，怎麼對得起人？」

他就常到區委，縣委去，這個話他却沒說出來。區委也好，縣委也好，也常找他談，很尊重

他的意見，李勇嘛，是個模範共產黨員，民兵裏頭的英雄，名級黨部要培養他——這意思，李勇自己也明白。他摸著區黨委的心思，聶司令員的心思，心裏很快活。但等會再看著自己，就比從前更難受了，老是問自己：「下回日鬼子來，能搞得出個樣兒嗎？」等會又暗自說：「不要垮了，辜負了聶司令員他們的心腸呀！得捉摸著！」

區委書記告訴他：「李勇！只要自己堅決，爲羣衆着想，打擊敵人的時候兒，又愛想辦法，就沒有問題了——人嘍，一驕傲，就得脫離羣衆——還不要說驕傲，就是照顧羣衆不夠，也不行——尤其是出了名的人，就更不同，你馬虎一點，羣衆就不理你了。你離羣衆一寸，羣衆離你一尺！」說得李勇滿頭大汗，臉又紅了。區委書記又說：「聶司令員獎勵你以後，呃，尤其是你是公開的共產黨員，村裏人都把眼睛擦得亮亮地看着你了呢——他們說你有點驕傲。」

李勇告他，他自己沒覺着一點，反覆說明他的態度：「我呀，我也是莊戶主啊！沒有黨啊，還有我李勇？沒有上級搞民兵、搞地雷，還有我李勇？光我一個，五月十二，也炸不了敵人呵！」又叫著區委書記的名字說：「你以後看吧，看見我驕傲，就給我指出來！」

區委書記又安慰他：「李勇！好好注意，就能搞好的。羣衆那個不佩服你？黨也實在要培養你。就是因爲你能爲羣衆爲黨作事嘛！」

從區上回來，李勇的態度變了，原先開會就光聽見他說話，現在好些了。原先看見人跟他爭，就吵吵連罵，現在正吵着他會一聲不響，等別人不說了，又平心靜氣地說自己的道理。開初驚得難受，後來好了，慢慢地能作到接受別人的批評了。原先就不能批評他，平白他也會發火。村裏人們也說：

『李勇變了！』

又有人說：『當了英雄，人老成了！』

又有人說：『這小子，這麼着下去，真有指望！咳，出了這麼大的名，要是別的小伙子，早燒死啦！』

趕集，在路上，區委書記再見了他，也說：

『李勇！這一向，你幹得不壞呀！——好好地捉摸打游擊吧，情況兒又有些變化啦！日本鬼子報上還登着你的名字呢。他們也研究「李勇爆炸戰」——好好的幹一幹吧，日鬼子來，叫他知道你的厲害！』

李勇說：『看着我有什麼不合式的，勤說着點！——日鬼子要來，叫大隊長多給我們發點雷呀！』

他們研究了一陣莊稼，又研究了一陣地雷。分手的時候兒，李勇把担子換了換肩膀說：

「你看我這像原先那樣子嗎！」

區委書記笑着說：「好得多囉！」

李勇挑着担子直到市上去，賣到後半晌——又做買賣，又盤算埋地雷，真是「一心罌兩場」！——心思再也安不下來了。中秋節快到了，生意雖然紅火，老百姓總有點慌張，人們在傳說着：「日鬼子在到處增兵了！」李勇比平日早走一個多小時。在路上一氣也不歇，到家。

吃了晚飯，村裏開了個會，說是「準備反「掃蕩」工作」，會開了半天，李勇才自轉家來。第二天早飯，他娘，他妹，他弟弟都各自端着碗米湯，拿着個菜餅子蹲在階沿上吃着，李勇還蹲的遠點，靠近豬圈了。一條小豬吱吱叫着在爛泥坑裏轉。李勇說：

「又要打游擊啦！——這回跑遠點，索性把豬賣了！——碰見日鬼子千萬不要說出我的名字，更不要說我是你們的哥哥。我倒不怕，就怕你們受制。這回打游擊，我回家的工夫兒少了。」他妹子頂能幹，是村裏頂活動的腳色，村劇團更少不了她，他弟弟，也實在機靈。他們都有句記在心裏。吃罷飯，李勇就到中隊部去，集合民兵，整理爆炸工具。

剛搞得有眉目，那消幾天光景，出探回來的民兵報告：「日鬼子從平陽來，快到鐵嶺村了。」

過了數。有五百一十幾個；還有一大把子牲口，沒有過數。」

那市是中秋節後，下了幾天雨，剛晴，天氣涼爽，是打仗的好天氣。

李勇說：「不要等日本鬼子到咱村來吧——到鐵嶺西梁上打他去！」

他們飛也似的趕去，日鬼子還在鐵嶺村裏。埋了地雷，他們伏在西邊大高山上。一個時辰，日鬼子出了村，忽見山勢險惡，地形不好，就開抓住的老百姓：「有地雷沒有？」

老百姓說：「不知道！」

又打，那老百姓就不改口。日鬼子看出了那老百姓的確不知道，只好硬着頭皮走。「轟！」的一聲，地雷響了，炸得日鬼子一齊爬倒地上，直噁噁。

一個游擊組員說：「打吧？李勇！」

李勇搖了搖頭，說：「還不到打的時候！」

日鬼子爬了一陣，起來收屍。整個部隊都拉到山腰上休息，要在那兒定一定那貓抓了的亂心，喘一喘那口上下不接的邪氣。密密層層，挨挨擠擠。

李勇說：「打吧！」

一陣槍打得日鬼子東倒西歪，又奔又竄。半天，日鬼子才結集了隊伍，向南梁上爬。

一個游擊組員說：「走吧，日鬼子要佔好地勢，跟我們幹囉！」

李勇說：「爬好不動，讓他打吧！」自己就首先在地皮貼得緊緊的。

說着，日鬼子在南梁上支起了五挺機關槍向西梁上射來，又轟大砲。那機關槍打在李勇頭前的土坡上，卜卜赤赤，塵土冒煙。飛機也來了，擦着西梁崗吼來吼去，吼不出道理來，走了。機關大砲也啞巴了。李勇這時動彈了，叫衆人購準，打開了排子槍。日鬼子的機關槍再響，他們撤了。

路上，打着身上的土，李勇說：

「今天就是這麼回事嘛——高雷勁不大，日鬼子又都爬下了，還打什麼呢？還不是浪費子彈？等他們休息，才是好機會，日鬼子上南梁，他愛上就上，我們跑他幹嗎呢？佔好了地形，他再好的傢伙也不頂事。他不打，我們就摸着打了。他的火力強，我們抗不住他，打下去要吃虧，才撤嘛！」

他們走了好遠，那機關槍還在響着。李勇他們又鑽了一條溝，上了一條大梁，但是日鬼子上他們原先爬的西梁。因看不見人，正在那兒發楞。衆人佩服李勇。李勇說：

「多捉摸着就成。」

下山時候竟，李勇和爆炸組長商量：『日鬼子總有那麼一天到五文灣的，給他擺一個滅滅的地雷陣才好。』

吃了晚飯，他們去看了一遍，着手準備。

兩天後，日鬼子果然分兩路合擊五文灣，要拔掉五文灣這顆釘子——李勇英雄。這兩路，東邊從王快上來，打一面黃旗，西邊從王柳口下來，打一面白旗。

這兩路，越靠越近，只差半里地了，沒聽見一聲槍，沒看見一點動靜。北邊山上，坐着的李勇，爬着的游擊組，蹲着的爆炸組，到處的羣衆，臉都白了。日鬼子這樣的行動，他們還是第一次看見。兩路合擊，還打着這兩面旗！他們合在一塊，要幹什麼事呀？這兩條蛇！

突然，上邊『轟！』倒了打白旗的；下邊『轟！』倒了打黃旗的。有人忍不住說：『日鬼——』沒說完，看見了李勇的臉色，不言語了。

頭回——五月十二，日鬼子踩不着雷，李勇的臉黑了；這回麼，李勇的臉蒼白得怕人。兩回的關係不同：頭回是氣壞了他；這回，他認爲任務重大得多，真正提心吊胆。日鬼子研究過他的爆炸戰術，那麼，怎樣才能叫鬼子胆寒呢？怎樣炸開局面，才對得起黨，對得起那麼多的衆人呢？這回日鬼子那動作，就像是下了決心來惹李勇的。這時候兒，他覺得好多的眼睛都在看他：

「李勇！炸得怎麼樣？」

又「轟」的一聲——上邊的去拾死屍，又炸了。那烈日鬼子就只好遠遠地爬着，只聽着，不動彈。這時，下邊的已把死人上了馱子，叫兩個人到村裏去找門板抬傷兵。兩個人又在門邊倒地成了死屍。

上邊的，下邊是都不敢動彈了，好比那石凍臘月天凍住了大小河流，好比那人們躲在草堆裏，敵人到草堆前坐下抽煙。好一陣子，上邊的動了，下了決心，要冒險。——諸位，這麼爬着也不是事呀，該爬到何年何月呀！——起來了一個，在「哇噠哇噠」地罵着找地雷，找着了用手扒，一會兒也就真的扒出了一個。「好運氣！算是在老虎嘴上拔了一根毛！」他哈哈大笑。別約日鬼子也起來，看着哈哈大笑。

山上有一個人叫：「李勇——」

李勇神色不動的說：「看着吧，沒有完咧！」

山上話剛完，山下又「轟」了一聲，站起來的都倒了，正笑得最高興的時候死了，好比那氣泡吹大了猛地破，好比那要飯吃的歡喜過度打了碗，好比那吊着老虎鬍子打鞦韆，真正是樂到死上頭了。

滿山羣衆笑起來了，喊着：「炸得好！」

下邊的那一股急了，又不敢動，只好支起大砲，放了二三十發，就好像是吹了陣牛皮，沒人理他。兩邊都走了回頭路——走不了幾步，不敢走大道，都衝着巷子地走。

所有的民兵、羣衆，都樂了。李勇却帶着民兵下山，掩了日鬼子血，拾起了那面白旗。

打這天起，日鬼子走大道，大道炸，走小道，小道炸——這不用說。莊稼地也炸，渠道也炸！日本鬼子走河裏，河裏陷；走葦子地，葦子地也炸。李勇他們天天當天黑約時候兒開會，猜日鬼子第二天要走的道兒，估計精確就連夜埋，有時也早晨埋，越猜越準，越炸越切實。那日鬼子也像發狂了，拿着李勇的圖像，橫衝直撞。走到處，「轟轟」地雷直響；走過後，血呀，死屍，丟了一地。有「回」，李勇只隔他一丈遠，雷聲一響，李勇鑽了。那四山羣衆，每天帶着險惡地的雷戰，看得呆了，禁不住的手舞足蹈，喝「好！」叫「妙！」——他們寧願冒着危險，日鬼子上來才跑。李勇炸了人，又炸了汽車，又捉摸出法子單炸汽車裏的人。鬧得五文灣，地雷響的聲音，「轟轟隆隆」；地雷冒的藍煙，飄來飄去。

終有這麼一天，日鬼子把李勇的妹妹弟弟一併捉去。捉時，在另一處，日鬼子也正追李勇。原來三十餘名日鬼子，帶着千餘名偽軍，在山上追趕羣衆。追來追去，看見了一個手提大槍

的小伙子，個兒不高，眼快，不慌不忙，時時回過那沉着的一本正經的臉來看他們。追着，踏翻一個地雷。日鬼子官兒一下子發悟到那小伙子是李勇，就命令追去，還用漢話告偽軍：

「追！李勇」

追了一陣，追不上，但又隔不遠，打不着，絞得狠。一個偽軍急了，高聲吆喝：

「好！李勇！是好漢，再響一個地雷。」

他明欺李勇被追，無法使雷。李勇正跑，忽聽後面吆喝他的名字，回頭一看，他們正追到一個早埋上的雷跟前，滑扁一點，沒踩着。李勇歡喜得了不得，忍不住高聲喊：

「照雷！」

一喊，不要緊，三四十名日鬼子和偽軍吓得胆裂魂飛，往下一伏，剛剛伏到雷上，三個日鬼子玩了個剖腹挖心的把戲，剩下的往後逃竄。李勇喊：

「我李勇的雷響吧！」

原先吆喝的那偽軍，氣憤不過，又回過了頭來吆喝：

「好！李勇！你再響一個！」

仗着他們走的是回頭路，還欺負李勇；好一個李勇舉槍打了一發子彈，那日鬼子，那偽軍一

敵，又跌上了一個地雷。雷聲一過，李勇勝利叫着：

『還要不要啊！』

原來李勇的特點，不只是各種各樣的地雷陣，不只是『敵到雷到』，『敵不到叫敵到』，『敵未到雷先到』；他麼，是遊擊組打着，爆炸組埋着，臨機應變，看眼色行事。地雷在他手裏了。今天，他看見日鬼子追捕羣衆，先埋好了雷，然後自己去引日鬼子，要在這裏粉碎日鬼子。天的搜山

果然不出所料。日鬼子也好，偽軍也好，再也不敢吭氣，搜山也停止了。

天黑，李勇他們到了一個山溝裏吃晚飯，正熱鬧着：

這個穿着白袴褂，

端着飯碗，嘻哈哈；

那一個跌了筷子，

笑出眼淚。說不出話；

爆炸組長拿着一塊大鍋渣，

游擊組長搶了它，

伸手遞給指導員：

指導員接它在碗底下：

狗娃早給二拴背上畫了個大王八。

二拴要抓狗娃，

像這般，

愛貪玩笑，

無事無事，

——戰鬥起來，你認得他！

李勇的弟弟來了，找哥哥，說他今天給日鬼子捉住，只說是小放羊的，日鬼子不注意，他闖出來了。『姐姐也給日鬼子捉住，沒有回來，娘直啼哭。』

眾人再也快樂不起來了。李勇的神色沒變，就是吃不下飯了。匆忙地放下碗，仔細地給中隊副交代清楚，他和弟弟回去看娘，安慰了幾句，也無非：

『不要着急，保養身子骨，好打游擊，她會回來的。』

不一會，又回到游擊組。走時候，叫中隊副放的哨，出的探，他再檢查了，才睡覺。

整夜還沒睡好，天亮了，他告訴爆炸組長：

「今天一定有大批汽車上來，我們要炸他個結實哩。」

潦潦草草吃了幾口飯，手裏拿着半個玉菱子窩窩，催着爆炸組長走。衆人勸他：

「李勇！看你臉色！」

李勇沒有聽，走了。

深秋葉落，寬闊的汽車路上，沒有一個人影。李勇說

「你給我瞓着，我來埋。」

接過地雷，拿起爆炸工具，就在汽車路上，掘着。正掘呢，聽見有嗡嗡的聲音。爆炸組長

說：

「李勇，你聽，不要是汽車上來了吧！」

「不會的，是飛機，」他却暗暗加快了動作。

爆炸組長說：

「不大遠點啦！不是飛機。」

李勇不聽，還是掘。爆炸組長沉不住氣了，匆忙地喊：

「李勇！快跑！上來了！」

李勇一看，汽車真的上來了，只離他半里遠。再回頭一看，爆炸組長不見了。他抱上雷，就地一倒，躺下汽車路南的低地裏，爬起來，跑着，輕輕喊着爆炸組長的名字，沒有應；他跑到了漫着三寸來深的水的地邊。不管三七二十一，他跳進水裏。出了水，連鞋也沒濕。——走得過穩，把水濺起來了——。他又喊着、跑着，還是沒有應。汽車過去了，一輛又一輛……十幾輛，他也沒有工夫數它，還跑着叫爆炸組長的名字。

找着了爆炸組長——開頭，爆炸組長和他跑了個相反的方向——他吐了一口血，眼睛黑了一陣，回去就躺倒了。衆人把他送到十里地以外，一個僻靜的山溝裏去養病；他受了重感冒。

游擊組，爆炸組仍在外面活躍，經常和他取得聯系。

却說他妹子給日鬼子捉了去，當天帶回據點。她沒有洩漏李勇的消息，還說她姓李，裝做村裏不懂事的婦女，只會作飯，餵豬、掃地、納鞋底，很頑固的樣兒。一個漢奸證明她是五丈溝的
婦救會主任：

「今年春節，她領頭在平陽集上跳秧歌舞。」

她死死地說：「你看錯了吧！我才不幹那種事嘞！」

日鬼子把縣押起來，她當有人的時候兒，哭着，顯出一點法子也想不出來的樣子。日鬼子也不注意聽了，只當她『平平常常的鄉下姑娘』。

一個白天，日鬼子大都出去搜山去了。她出來，看見一大堆東西。她認得那是日鬼子從老百姓那兒搶了來的。她找好的打了一大包，捲起，偷着出村。跑了半里多地，日鬼子看見了，騎着馬追她。不叫日鬼子追上，她丟了包，鑽了山溝。日鬼子張望一會。沒有找着她。

却說李勇病倒在山溝裏，覺得慌。一天又一天，老是這麼盤算：『上級枉自我培了我。算我垮了吧！』想到這裏，他的心就酸酸的痛，眼睛裏就湧出一股股的淚水來。又盤算：『爆炸組長心眼靈，游擊組長有準頭，他們也會搞得很好，不管怎麼樣，這一向的地雷戰，他們是參加的，都明白。』他這麼一想，他又平平靜靜，還有些快活，慢慢地閉着眼睡去。游擊組裏給他送來信，知道了外面的情況兒，又兩隻眼睛一齊冒火，把舊的衣服被子全都摔開，要坐起來。隨着頭一陣暈，又倒了。

不看人，且看鄰，強將手下無弱兵。慢表李勇養病，且說五丈灣周圍幾十里的地雷陣。那地雷陣好比滿天星，滿天星斗有大有小，有明有不明；且把明的認一認。——

前面說過，民兵們都在學李勇，把『李勇變成千百萬』的歌兒唱得手癢癢的。這回日鬼子一

來，大家就來了個『八仙過海，各顯其能！』

一天，天氣很好，出太陽，颳着點小風。日鬼子行軍，慢慢呀，像老牛一般，又像鬼子般立着耳朵。到了阜平城東河灘，忽然發現了地雷，動手就拾石頭，站在遠遠的打。打一下，爬一下。又要破壞它，又怕它。突然他爬在一個地雷上，地雷請他坐了陣飛機。別的日本鬼子還不甘心，逼着老百姓去扒那死人投了一陣石頭的雷。扒開來，盡是沙子、石頭。這是：

地雷賽神仙。

變化千萬般；

金蟬脫殼法，

誰也沒法辦。

這又叫『仙人脫衣』，又叫『真假雷』。

凹裏有一片莊稼地，長着紅山藥。紅山藥，甜甜的，實在好吃。地邊又長着大蘿蔔，吃了解渴。日鬼子行軍到了那兒，坐下休息。破壞成性的傢伙，又想吃蘿蔔，又想吃山藥。要吃蘿蔔的，進了蘿蔔地，彎腰下去，伸手一拔，一聲響，他流了全身的血，澆了蘿蔔地。要刨紅山藥的，到處找小鋤，却好一把小鋤端端掛在小樹枝上。他伸手去拿，小鋤到手，他也倒了。這小鋤

把連着地雷的。這是：

咱家牛畝紅山藥，

一片蘿蔔長地角；

閻王老子不要摸，

摸地雷就發作！

西王柳，日鬼子的集合場，空蕩蕩，平滑精光。日鬼子又鬧又嚷，天天集在場上。晚上過了一天大天亮，場上照樣，一樣的平，一樣的光。日鬼子正鬧，突然人仰馬翻，人受了傷，馬受了傷，人攤了鞍，拖在地上；馬兒直跑，跑不出十來丈，也倒在地上。人們受驚，朝東，在東邊倒一片，向西，西邊雷又響。這是『把地雷拴在日鬼子的腿腕上』。

地雷好比土行孫，

鬼子到那它到那；

來本無蹤去無影，

連環爆炸力更大！

疙疸頭の日鬼子司令官關門睡覺。一夜無憂無慮，早晨起身，精力充足，動手開門，門就爆

炸。這走：

運近設雷，

頂頂要命：

鬼子驚惶，

疑鬼疑神。

沙河沿上，日鬼子走大道，炸了雷；改走小道，又炸了雷，又改大道，又改小道，處處是雷；鬧得他只有走回頭路，回頭路上又有雷。這是：

正偏道土地雷陣，

鬼子來了就死炸：

給他準備回頭路，

東西南北全出岔。

日鬼子走後，雷坑旁邊，盡是血，盡是肉。第二天早晨，旁邊現出大字：「諸君，想想流血人的妻子，再想想自己也有那麼一天！」日鬼子看了，低下了頭，士氣低落。軍官憤慨，就要去抹，還沒走到，仰面跌倒，血流地上。這是：

地雷心地好，

勸你早明了；

你若不明了，

叫你馬跌倒！

那地雷炸着汽車廢，汽車得變幾分鐘飛機，飛不到屎客郎那麼高，就跌下來。上車的人該着
火燬了。汽車得下出零件，再坐上汽車，回到頂遠的地方去。這是：

汽車變飛機；

說來太奇異；

汽車坐汽車，

奇異又奇異。

只要有地雷，

就玩這把戲。

汽車要不變飛機，那麼，誰先下車誰倒臺，誰修理汽車誰倒臺。

灘高用飛雷，山邊窄地用跑坡雷，看好退路使用拉火雷。制高點上，飛機場上，水邊地

邊，稍遠兒旁，那雷呀，都去的。

一個爆炸手指着一段路對中隊長說：「我要叫日鬼子在這兒集合！」埋上了雷，就等着。果然第二天日鬼子到了那裏擠成一團，雷才爆炸。原來他把道兒鬧得突然難走了。這還不算，最妙的是日鬼子進阜平城。

日鬼子在阜平城外挨了雷，仍然硬着頭皮進城了。當頭兩行紅字：

城裏地雷五百三，

看你鬼子那裏氣？

日鬼子以爲嚇唬人的罷了，不大理睬，看着道兒走路。

忽見街上有一處不好走，要找一扇門板搭一下就好了。日鬼子是人，也這麼想。尤其是他五六百人的隊伍，路是越好走越好呵！也就剛好，路邊門上有扇門板，結實耐用。一個懂事的日鬼子就去摘，一個人不夠，又去了幾個幫助着。門板下來，立着的幾個，沒了腦袋，成了肉糝子，倒下了。

日鬼子再往前走，街邊大槐樹下，一個大鼓，鼓上寫着「中隊部」三字。日鬼子看見這鼓就生氣。「這玩意兒是中隊部的，中隊部拿來幹什麼呀，還不是集合民兵！不能給他留着——打着

也響吧？」想着，他就走過去。別的都圍着看。敲了兩下，很響。拿手撥它。呀，一股烟，鼓上了天，碎成片片；人倒了地，死成一團。

爆炸聲一停，遠近都喊起來。日鬼子個個腿哆嗦。這時候兒，坐坐才好。爲了拾死的，拾傷的，大隊停止了。有的坐在台階上，有的東張西望，找地方兒。眼見得有間沒門扇的空房子，靠牆一條板凳。大概坐板凳解乏吧，一個日鬼子就去享福。坐下去便見得屁股底下冒大煙，一個身軀，分好幾股流血。

出了城，休息在河灘，游擊組在打槍，要找個地方兒躲躲槍子才好，一想就看見了，原先打烤餅的棚子。「好！」鑽進去，進去了就沒有了一個出來的。

地雷埋得好，

成了如意寶：

孔明猜不着，

一想就來到。

那幾個人抬的大地雷，炸得天驚地也動。日鬼子在台峪籃球場上集合，準備搜山。雷響以後，那血浸了的沙面球場，太陽一晒，像泥漿地一般，乾了龜裂。台峪村裏，牆上柱上，盡是日

鬼子一面壕，一面抹上的血。

大地雷，

威力猛

驚天動地一聲響，

專治鬼子發了瘋

毒手打毒蟲！

日鬼子挨雷挨怕了，就抓老鄉，綁起來，趕在前面踩雷。可是這些雷還不是日鬼子挨？那老鄉們呀，看見雷是不言的，巴不得炸響點！日鬼子不把人當人，誰還管他挨得苦不苦？那一次，日鬼子從法華出發，往西，抓了六個老鄉在前面踩雷。一路上，雷都在日鬼子隊伍中間響。日鬼子大大驚異，自己走前頭，雷又在前邊響了。日鬼子唉聲嘆氣的說：

「地雷偏心！」

又一次，日鬼子從易家莊到城南莊，七里地，誰也知道，那道兒頂平，好走呀！日鬼子該怎麼走法？他們一齊彎下腰來，一口氣一口氣吹灰塵，找地雷。創造了世界上最異樣的行軍動作。這就是日鬼子四大難處。那四大難處？要命，不行，當然，不沾。怎麼講？

橫衝直撞幹到底——要命！

立着不動待下去——不行！

抓人陪雷不頂事——當然！

抹着腰兒吹灰塵——不沾！

地雷這玩意兒，它越響，人們越精神。人們就越愛護它。村幹部見面總是「你村響幾個？我村響幾個！」人們翻來覆去晒地雷，埋上還想法叫它不受潮，打游擊，抱着，怕它丟了。——阜平城東有個村子的民兵，那才真正愛地雷愛到了極點。

一天，天黑前，他們埋了地雷。天黑，下雨了。那雨呵，破壞地雷，妨礙羣衆轉移。人們叫它漢奸雨。這漢奸雨，下個不停，幽幽雅雅，無窮無盡。唉！

天上昏昏濛濛，

地上淅淅瀝瀝。

就不颳起點風，

吹散滿天雲氣。

爆炸手們，游擊組們，都愁眉不展，戴着草帽，立在山頂上。直說：

「完了，完了！」

「李勇的地雷戰術也沒有這一條。」

「取了雷，日鬼子下來又來不及埋。」

比他們更苦惱的中隊長，直摸腦袋。把草帽抹下來，彎腰下去，拾起來，還沒戴到頭上，忽然大聲說：

「對了！對了！」

就如此這般地和衆人說了一番。衆人喜歡得不得了，蜂擁而下。到埋地雷那裏，一個個把草帽插下來，給地雷戴上。你瞧！

地雷戴草帽，

人在雨裏淋！

雨下大了，人們身上淋溼了，才到了有大麻葉的地方，頂上了大麻葉。一羣頂大麻葉的人們又上到山上。吹起深秋天氣的小風，巴涼兒，人們牙齒「可可」地直敲打著。一個爆炸手雙手交叉緊抱着，衣服溼了，凍得西西的，還笑嘻嘻地說：

「李勇的地雷戰術又該加上一條了！」

這才是：

身上冷又冷，

心裏濕又濕。

天亮，剛把草帽拿開，日鬼子來了。這些地雷一個個都響得很好。

數罷滿天星，再說大月亮。

且說李勇在山溝裏養病，病勢沉重。却喜縣支隊一個分隊從一區轉移過來了。叫衛生員給他看病。指導員知道他是李勇，更加照顧得親切。他知道李勇要出了事，他要爲黨負責。他們就在待了一兩天。好在他們的任務也就在這一帶活動。羣衆也來照顧李勇。

李勇的病竟一天天輕了起來，又抓耳搔腮，手兒癢癢的了。他妹子又來看他，說了她的遭際，一高興，李勇的病竟可以說是好了，他跟指導員商量好：游擊組在南邊活動。縣支隊去北邊活動，每天交換情報。縣支隊向北移了五里，他回到游擊組。

當天晚上，日鬼子合擊他們。

日鬼子趁着天明前那股黑勁，從溝裏進來的，放的哨沒發現他。羣衆非常恐慌，腿打哆嗦，昏頭昏腦，找不着道兒走。李勇端着槍，站在樹林裏，作了一個打算：「日鬼子發現我，我先開

槍！」輕輕的告訴羣衆：

「上山去！有我！」

羣衆見是李勇，都沉住氣了，順着山往上爬。日鬼子到了五六丈遠外那兒道上。滿山上人都就心李勇，叫着：

「李勇！李勇！不行啦！」

聽人叫他的名字，李勇才開始着慌，暗自抱怨：「你們還怕日鬼子不知道我在這裏嗎？」但是他堅持着，直把羣衆都轉移上去了，他才離開。

到了山上，帶着衆人繞了幾個梁崗。李勇的意思：下山，過汽車路，到河南邊打槍牽制着，免得羣衆受制。都同意了。中隊副說：

「你們先走吧，我上去瞭着點！」

說罷，他提着槍上山頂去。剛到山頂，從梁那邊伸出一隻手來，抓住了他的衣領。——日鬼子比他先一步到了那兒。——中隊副情知不妙，翻身仰倒，倒下山去。那日鬼子眼睜睜看着，忘了打槍，看着這種勇猛的動作，吓傻了。趁這工夫，李勇他們衝下了山，拉着中隊副，過了汽車路。前面嘩嘩流着大沙河擋住去路。衆人叫聲：

「嗟呀！」

李勇說：「過河，過不了會給日鬼子敲死！」

初冬天氣，河裏浮着薄冰了。他領着衆人，棉褲也不脫，撻赤撲赤跳下水去，過了河跳進渠道。棉褲統結了冰。

渠道裏躲着一個老百姓，臉吓白了，對李勇說：

「你們呀，好大的胆子！就擦着日鬼子身邊過來的！不要命呀！」

李勇莫明其妙，那人用手一指：

「看吧，那不是二三十個穿黃衣服的！」

李勇抬頭看去，就在他們下水的地方幾丈遠有塊葦子地，那裏端端正正坐着二三十個黃衣日鬼子。這回事呀，讓李勇也打個冷戰——諸位，難道那是死屍嗎？難道那是草人，吓雀子的嗎？——原來，李勇他們的突然的動作，讓他們想不到，等他們想到了，拿槍要打，這邊早已進了渠道。說着，一排子槍擦着堤飛過來。

李勇說：「打！」

衆人說：「打不得，槍灌了砂了！」

李勇檢查，果然落了砂，說：

「快擦，擦！打！」

日鬼子也聽見了他們說的話，趁着他們沒還槍，下水過河。過到河當中，李勇的槍響了——李勇的槍是不會灌砂子的，好戰士保護他的槍就像保護他的眼珠子一樣——倒了一個日鬼子在水裏，泛出血水，別的一哄回去。

這樣子，李勇堅持着一天比一天殘酷的反「掃蕩」，從不洩氣。地委書記拿了一枝盒子槍，寫了一封信，獎勵他。縣裏又給他轉交來一面日本旗，那是青年英雄賈玉，打日鬼子繳獲來的勝利品，送給他，表示對他的尊敬。李勇幹得更猛了，除了地雷，還拿着枝盒子槍領着游擊組爆炸組打伏擊。到平陽去襲擊日鬼子，日鬼子完全灰了心，再也不到五丈灣來找李勇了。

反「掃蕩」結束，李勇成了晉察冀邊區爆炸英雄，佔了英雄榜上地方英雄第一名。在縣的羣英會上，他看見了王快的爆炸手劉玉振，曾經宣佈：「向李勇看齊！」四進平陽，三炸敵人，是一個抱着地雷追日鬼子炸的脚色，響了一百零六個地雷，成了縣的英雄。在邊區英雄會上，他看見了給偽軍叫做孟良的爆炸專門，又看見了送旗給李勇的賈玉，還有神槍手李殿冰，子弟兵英雄鄭士軍，男的女的勞動模範。李勇想到自己的槍還不够百發百中，想到自己在勞動上還差，忍不

住，要把這兩件事搞好。挑了戰，作了計劃，回家去。

在路上，牽着鬃哈也的一頭大騾子，他聽見了一隻歌子，裏頭有他的名字，他仔細聽去，一面聽，一面點頭。

就在那年，呃，那年，

一九四三年秋天，

李勇變成了千百萬，

千百萬的李勇，

出現在大道兒，小道兒邊。

滿山遍野，響起了雷聲，

快槍又打在大小山頂。

敵人走路呀不敢走，

不走不行！就抹着腰兒吹灰塵。

又假又真，又去又假；

山裏藥箱也會爆炸。

敵人幾村呼英亂抓，

伸手一抓，那桌子板凳也咬他。

炸了就跑，跑了又炸，

地雷還鑽進鼓底下。

正道有雷呀不敢走，

走那個道，那個道雷聲更可怕。

水邊地邊，揹道兒旁，

地雷還跑到制高點上。

敵人往下呀也害怕，

天亮開門，那腳下冒火就爆炸。

神奇的雷，古怪的槍，

千百萬的拳頭，

鬧得敵人心發慌！

打得更準，炸得更響，

千百萬的拳頭，

一天一天更強壯。

關榮堂九死一生

鄒子南

任你，用水攻，用火攻，要槍斃，要發瘋，我是顆，煮不爛，撻不扁，響噹噹，銅豌豆！

這個故事出在鷄子河邊南窩口。這鷄子河從雁北流來，到這阜平境內南窩口南不及十里流入沙河，河兩岸，岩高，溝不寬，聚樹，楊樹挺稠密。出兩成麥子，八成小米玉菱。河邊也有東一塊西一塊的葦子地，河裏、秋、冬、春，三季水滸見底。

南窩口村幹部都是本地土生土長的農民，平時，一塊兒趕集，一個碗喝酒，一個菸包裏糊煙抽，割柴火時一塊乾糧平分吃，打游擊就一條被子兩人睡。羣衆和他們的關係麼，那也是好到十分，向他們沒有不能說的話，沒有怕他們知道的事兒，誰和誰也是好，真是「美不美，鄉中水；親不親，故鄉人。」

一九四三年反「掃蕩」開頭，日鬼子佔了上頭七里地的曲裏，下頭五里地的東灣。——打游

舉的時候嘛，一個村就是一家人，村幹部就自然是那當家的。買鹽借米，請先生看病，出操放哨，轉移糧食，催促大家作飯，吆喝大家拆窩鋪，催話送信，村幹部這樣都得想周到。起早睡夜，雨裏去，風裏來，也得辛苦一些。撤的時候兒要走的最後，回的時候兒，要回在頭前。也得多耽受些驚怕。

有一個糧秣員，四十歲，叫閻榮堂，家裏不富，做一些喝一些，作一下對付得過肚子。抗戰參加共產黨，因為羣衆選他當的幹部，爲人分外辛苦，一次壓壓十幾窩子公糧，爲了減少損失，什麼糧食也得高度分散。東濤西嶺，南岔北窪，他奔來跑去還不用提，白天，來了日鬼子搜山，曲裏的下來，東灣的上來，趕得他們爬坡上坎，上午東山，下午南梁，這閻榮堂直耽心事，只怕糧食出岔，好容易盼到太陽落，日鬼子退，閻榮堂第一件事便是尋窩子。有那等不妥當的，還得連夜發動人轉移。打游擊時候兒，那家沒有妻兒老小？誰又不腰疼腿酸？那人呀！不是那麼容易發動的，閻榮堂就只好搞一個通夜。搞一個通夜能搞得都好，就怕還搞不了。那麼第二天閻榮堂在山上繞和熱鍋上上的螞蟻一般，走頭不是路，不要說一心黑兩場，簡直是墨記這裏也不是，墨記那裏也不是。閻榮堂把家裏事全忘啦，到家裏就是吃飯，丟下碗又走了，反正到處都是山溝，那裏也有窩鋪，天亮前，隨便找一個地方兒闔一闔眼就行了。無論睡在那兒，別人上山也得

驚醒他。他去得最多的是劉發榮的游擊組，消息又靈通，又好發動人。

劉發榮，不到三十歲，家境和他差不離，因為能幹，勇敢，人們叫他當游擊組長。這個游擊組就定他，沒一枝槍，手榴彈也有限，要說武器，大大小小，十幾個槍頭。劉發榮只好每天每組抓緊時間放哨，傳送情報注意漢奸。

這幾天，風聲很不好。極樂庵，日鬼子殺了八個人。左家溝，日鬼子趕了一羣牛，日鬼子在四嶺鬧了個遍，那家人的窖子也給鬧了。人們還說：「曲裏後坡那大窖子也給日鬼子鬧了，——響了一個地雷，日鬼子傷了人，也進了去。」

劉發榮生了氣，對閻榮堂說：「你看！還是有漢奸領著嘛！曲裏後坡那大窖子多秘密，——他們中隊長還向我誇口！——哼，這些漢奸啦，活捉他幾個！我真想不到本地還出漢奸。這些人的心眼兒呀，不知怎麼個長法！」

閻榮堂說：「許是本地老百姓挨不過打，捨出來的。——今年日鬼子真鬼，這幾年，那回反「掃蕩」，日鬼子也沒佔這一帶，今年倒佔了兩處！——我看見日鬼子這麼一佔，心眼裏就緊得不行。——原先的窖子都不牢靠啦，你看呀，鬼子抓住了本村的老百姓，稍為熬不過的就壞事，只消一句就壞事啦！」

劉發榮憤憤地說：「哇！破綻的肚子，糞包！……我就看不慣。」

說着，劉發榮動一動褲子，起身到甬上去了，閻榮堂又坐一陣，抽一袋煙，看審子去。

過不了一兩天，曲裏的日鬼子撤了，衆人鬆了一口氣。但是啊，東灣的日鬼子倒越搞越兇，衆人的心又緊了。跑出來的民伕說：「那裏有個綽號叫五閻王的翻譯官，安了個死心眼，見人就殺，他說阜平老百姓都是死了心眼的，改不了啦！」這倒是的確的，阜平老百姓死了心眼，就是小孩兒們也知道偏梁崗走打游擊，十五歲的小伙子進日鬼子臨時據點去牽牲口。有一個青年半夜摸進東灣，打開門把日鬼子捉去的老百姓放出來一百多。

劉發榮哼了一聲，叫：「好狗養的！」

「好狗養的」這個話，在阜平不單是用來罵人，有時候兒又是驚嘆的意思。

閻榮堂嘆了一口氣，低着頭想去了。

他想：「唉呀，要捉住我們村的人，這些公糧完啦！」

這天晚上他又開了一宿審子。他算計：「日鬼子再狠吧，也得怕我藏！我自個兒藏！」他學會了老鼠的辦法，就一粒粒抱，也要非藏得挺掩飾不行。他準備一點一點重新把它們藏過。他知道這個公糧，丟不得，老百姓省下來給子弟兵，給政府的，來得不容易。天快亮，眼每天一

稼，餓得得不行，正往家裏走，遇見了劉發榮。劉發榮問他：「吃飯沒有？」

閻榮堂說：「回了一宿，才回家去嘍——噢，再回兩宿，呂鬼子搜也搜不着嘍。就算他把山上石頭都翻了個遍，地皮都掘了個遍，再把他裏人翻起來打死吧，他也沒法找出這一顆公糧嘍！——你說吃飯，那顧得上！」

劉發榮說：「游擊組還有一點飯，吃去吧！——別回家去嘍，就回家，你大小子他們也把飯吃嘍，拆窩舖了嘍。」

吃飯倒沒有什麼，游擊組的伙食也是大家一個兒帶的，誰吃誰拿，記得有飯口表，閻榮堂吃他幾頓，有工費，把糧食稍來就成了。不稍來也不要緊，鄉親們不在乎這點。進了游擊組的窩舖，劉發榮給他盛了碗蘿蔔條兒湯，拿了五個黃乾糧。

閻榮堂說：「兩個就够啦！」

就着湯吃起來。閻榮堂這一宿工夫正鬧得口乾舌燥，肚子飢，現在東西下肚，香的真香，甜的真甜。劉發榮說：「你吃着，裏窩還有湯。——我查哨去。」

閻榮堂吃了一個乾糧，正吃第二個第二碗湯也喝了一半，劉發榮回來了，說：

「日鬼子來搜！我叫游擊組的給溝里人們送信去嘍——把乾糧帶上兩個！我來鑿壁鍋。」

劉榮堂把剩下的半個乾糧塞進口袋裏，醫着劉發榮槍槍。緊接了鍋，緊接了瓢，得得地兩下兩下，把馬子幾斤丟在大石角落裏，一轉眼工夫，槍擦乾淨，他兩人上了山。

在山上轉了兩個鐘兒，天也亮了。溝裏露水早走乾淨，山上山下沒有人影。馬子河嘩嘩流着。

劉發榮說：「今天日鬼怎麼咕搗的？就看不見！」

閻榮堂說：「村裏去了吧！」

劉發榮說：「麻雀飛過也得有個影子。——他就沒一點影子？」

正說着，日鬼子從兩邊上來了。劉發榮臉就蒼白了說：

「跑！」

不等他們撒開腿，他兩個一起給日鬼子捉住。

日鬼子把他們帶下山來，到了河灘裏。村裏的日鬼子多的是，看樣子，日鬼子要住啦，正在鬧騰着，放崗哨。三個兩個的在井上打水，飲牲口，到村外找柴火。又有幾個正向村邊一座屋子進攻，刨門眼，拆窗戶。劉發榮閻榮堂只得在心裏各自着急，兩人你瞪我一眼，我瞪你一眼，沒有一點法子。日鬼子也不打他們也不罵他們，他們疑惑不定，叫走就走，叫站就站，無風駛舵，互相使眼色。

來了一個中國人，把倆個領到樹林去。日鬼子在到處跑來跑去，砍斷花樹，搽倒大楊樹，有拍亦有滾的，有在那村邊撞個院牆的。燕子河在三丈遠近那地方兒流着，跑是跑不了，兩個人雙手攏着。那中國人叫他們蹲下，他自己也蹲下去，說：

「你們受驚啦？——不要怕，有我就不要緊了。我是翻譯官。你們叫什麼？是什麼幹部？」

閻榮堂想：「這傢伙不要就是五閻王吧？」

劉發榮說：「莊戶人。」翻譯官說：「是什麼就說什麼。——你們還想回去吧？家裏有錢的沒有？有媳婦？有孩子？說吧，是什麼幹部？說了放你們回去。」

劉發榮說：「我是個窮光棍兒，什麼也不知道，就趕個集，掙幾個子兒，又不識字，——誰還要我當幹部？」他是想的：「一個窮光棍兒，看你把他怎麼樣？」

翻譯官倒有幾分信了的樣子，又問閻榮堂：

「你嘍？」

閻榮堂說：「我呀還有個老娘，你看他們正拆的那房子不就是我的！好人呀，你給我說了吧，拆了它，我可蓋不起呀！」他做出很和氣的樣子。

翻譯官點了點頭說：「我看啦你們不要受苦啦，跟我們去吧，不缺吃，不缺喝，要什麼有什麼。」

麼。她婦麼，不要說一個兩個，你要八十個也有的是。——你們忙一輩子吃了什麼？穿了什麼？」

閻榮堂說：「呃，跟你們走？沒有我，我老娘就別想活了！」

劉發榮不哼氣，在想：「跟你去？——賣洋油的敲破盤，好大的膽子！」翻譯官已著問他，他只得說：「受苦人嘛，還是受苦吧！」

就這樣子談下去，真是人心隔肚皮，永遠談不通。談了一兩個鐘頭，太陽高了的半前晌了。邊談着，閻榮堂邊留心山上，沒見日鬼子搞回一點糧食來，也沒有捉下一個人，心裏鬆了些。

閻榮堂是這麼一種性子：溫和，但是很老練，你別看他笑嘻嘻的。多少年的磨折，他練成了以柔克剛的本領，就挨着打受着凍，受着餓，大禍臨頭，他也有他自個兒的打算。他抗日，他參加共產黨，就不是隨隨便便來的；抗日了，參加共產黨了，他又有了了一股勁頭兒。

劉發榮比他年青，性子剛，和他大大的不同。

閻榮堂是想的：「能哄就哄，聽不聽由你，聽了就好了，不聽再說，給你抓住了嘛！」他看出了日鬼子翻譯官不會那麼容易放他，但他總是要找機會，還找不着，就慢地來。劉發榮想的是：「穩，今天給你抓住，算你占了上風。只要我跑出去了，下次搞幾枝槍，光我游擊組也得打你個王八吃西瓜，滾的滾，爬的爬。要不，我當八路軍打你狗爺的！」

翻譯官翻來變去打開糧食窖子，私人的，公家的；又給他們保證，要給他們錢，放他們走。

「你們還怕我們把窖子找不出來？你們的窖子，我們一眼就看得出來。我們把窖子開了，你們出去，別人也不須說你們說了呀！——還是告訴你們吧，你們不說也不行。」

談到別的問題還可以說幾句，談到糧食窖子，兩人的嘴就好比生鐵結住了一般，死僵也擺不開，撬開也撬不出一個窖子的地位來。

閻榮堂口裏不說，心裏想：「別吹牛，我不說，你就找不出來！——哼，你找得出來，還給我們說好的？你看，你今天就沒得到一顆糧食。」劉發榮想：「隨你說去吧！」

翻譯官說：「好吧，你們阜平人真是死了心眼啦！」

這句話說得毛骨悚然，閻榮堂偷看了劉發榮一眼，劉發榮正低着頭。閻榮堂心裏暗暗吃驚：「真是五閻王呀！」

翻譯官不再問了，只說：「我就看你們不說吧！」

說罷，把他兩個叫起來，跟他走。把他兩個帶到一個院子裏，進了小屋，翻譯官在外面把門關上，上了鎖，走了。

劉發榮在屋裏，坐也不是，立也不是，直心慌，說：

「這才氣壞人嘍，要怎麼就怎麼吧，本個痛快！」

閻榮堂說：「這時候兒可急不得嘍，——看事行事——人一急，就糟壞！」

劉發榮說：「我生就這個性子！」

閻榮堂說：「可別，這不是使性子的時候。」

劉發榮就靜不下來，在那兒罵：「日鬼子，五閻王，我尙你們的祖宗！」不罵了，就嘆氣。

閻榮堂勸他：「罵不頂事兒，不落都落在他們手裏了，不要硬碰硬。從他們手裏逃得出去就

算英雄好漢。你要他來個痛快，那還不容易。」

劉發榮那能聽他的。

下午，來了兩個偽軍兩個日鬼子，開了門，把他兩個引出來，走了一條街，進一個大院子裏去。進了屋裏，一個日鬼子官，和一個黑小子中國人正談什麼，那個翻譯官在當間說幾句鬼子話，又說幾句漢話。見他們進來，那黑小子說：

「這兩個全不是好玩意兒，不打不行！」

那口音聽來很熟，閻榮堂在想：「這傢伙阜平人，遠不了。」——本地漢好嘍！——哼，鬼子話沒學會嘍，新來的！」閻榮堂偷看了劉發榮一眼，劉發榮臉上却沒有一點動靜。——他正在

想：

「要打就打吧，怕打的算是羅德！」——他生氣，他驕傲，是正常的，但是，就這假裝住了他的心。

翻譯官看見劉發榮的臉孔說：「怎麼了？明白了沒有？要不就不客氣囉！你說，你們村的審子盡在什麼地方兒？」

劉發榮低著頭不哼氣。閻榮堂說：

「別人的審子我們實在不知道。人家都是半夜三更，人定的時候兒埋的。我們自個兒也沒有審子，穿的在身上，吃得在肚子里。我家只有一個老娘，……」

翻譯官說：「你看見誰在半夜三更，人定的時候兒埋的？」

閻榮堂楞了一楞，很快說：「半夜三更，人定的時候兒埋，所以我看不見嘛。」

翻譯官說：「那你怎麼知道？」

閻榮堂說：「誰也這麼埋啊！」

翻譯官在地上揀起來一根胳膊粗的白楊木棍子，就問：「那你一點也沒看見？」

閻榮堂說：「我又想偷人家的，我管他誰在那兒閉審子。」

話還沒說完，頭上就挨一棍子。翻譯官罵：「胡說！」

閻榮堂不呼氣了。翻譯官說：

「快說，你們是什麼人？」

閻榮堂小聲說：「莊戶人。」

翻譯官鼻子里哼了一聲，那阜平口音的黑小子笑嘻嘻地說：

「誰問你是不是莊戶人呀？——說吧，是幹不是？是共產黨不是？」

閻榮堂更加小聲地說：「不是。」

黑小子說得更大聲了，還打了個哈哈，說：——「真笑死人啦，連個不是都不敢大聲說，準是！」

翻譯官又問劉發榮：「你嘞？」

劉發榮說：「別問啦，給我個痛快！」

翻譯官一棍子就打下去說：「你要痛快，我就要慢慢地來！」

黑小子說：「這傢伙是個共產黨！」

翻譯官又是一棍子，邊答應黑小子：「阜平的莊戶人，十成有八成是共產黨。」

劉發榮兩眼冒火，——他心裏說：「好黑小子，你真好眼色，」——就是給譯着，還不了手，只是大聲說：

「黑小子，滾滾落在你手裏吧！」

黑小子也拾了一根胳膊粗的棍子，說：「打，先打這狗彘的們一頓結實的！」

說罷，兩條棍就打開了。乒乒蓬蓬，一棍比一棍重，兩點一般，一陣比一陣緊。那黑小子就像要吃人的狼似的，把他一輩子的惡毒都使出來噫。眼睛紅紅的他罵：

「我就不信你們這些共產黨員是鐵打的！再顯威風吧！發動羣衆吧！」

那翻譯官也就上了癡。劉發榮先還吶喊，慢慢兒閉嘴了。閻榮堂把不住腳，就要跌倒，耳朵裏直鬧噹噹響，也將不清楚那翻譯官和黑小子嚷叫些什麼，也分別不出棍子的輕重了。忽然，劉發榮撲通倒了下去。閻榮堂也只覺着天旋地轉，想站穩，辦不到，順着下去，棍子還打着，却再也不知人事了，也不知經了多少時辰，閻榮堂在地上醒了過來，只覺得渾身麻木，火辣辣的，動動就好比針扎一般。膝里騰騰地，他聽見那兩個中國人在說話。

翻譯官說：「活了！」

黑小子說：「可不，一頓是打不死的。我打通。」

劉發榮說：「唔，我打過多嘍，常常打得我胳膊發疼。」

黑小子說：「用酒搽一搽就好。」

閻榮堂睜眼看了看，日鬼子官不知到哪去了。他又閉上眼睛。心想：「該把我丟出去了
吧？這時節該裝死。一定是劉發榮動來着。」他想到萬一把他丟出去，覺着身邊沒人了，他就趕
快起來，連爬也要爬回去。要回去了麼，家裏人們該是多麼高興。大小子頂事的，他得叫大小子
去照料審子。他又想到不久就告給區裏的，叫他們另外找人想辦法，不要叫大小子把事兒誤了。
一會兒他又想到不要緊的，打的傷容易好，不要叫人看出來毯不頂，挨幾吓就辭職，別人也照樣

那黑小子湊到閻榮堂的面前，說：「痛吧？」

閻榮堂不注意的把眼睛睜開看了他一眼，又趕快閉上，不哼氣，心裏頭埋怨自個兒。

黑小子又跑到劉發榮面前，問：

「你說不說？」

用腳踩了兩腳，劉發榮睜開了火紅的眼睛：說：

「隨你的便吧！就恨我沒有死。」

翻譯官也跑去了，軟的硬的說了一陣。劉發榮說：

「給我來個痛快！」

不管什麼，他都來了個「軟硬不吃」。這句話在阜平特別流行，這句話把阜平人的頑強說透了骨。

翻譯官到了閻榮堂面前說：「說實話吧！」

閻榮堂說：「實在是莊戶人，什麼也不知道。」

黑小子說：「這都是賤皮子，還得打！」

閻榮堂說：「我這都是實話呀，饒了我吧！」

一陣棍子又落到身上來了。這一遭不比頭一遭，那消一頓工夫，又都死了過去。等到閻榮堂再醒過來，聽見挺急的脚步聲，睜開眼一看，那黑小子帶着兩條漢子，把劉發榮架了出去。屋裏生了一堆大火，照得明明白白。劉發榮還向他這邊看了一眼，却給一巴掌打了過去，黑小子對

閻榮堂說：

「你還看！」

天已經黑了，他躺在那兒，眼看着那日鬼子官和翻譯官坐在火堆旁烤着，都不做聲。一會

兒，送來一個日本人，一個中國人，端着肉菜，大米飯，饅頭，放下，不喘氣，又出去了。日鬼子官和翻譯官噙吧咕說了幾句，就吃飯。吃罷又走了。那兩個人把傢伙拿出去。日鬼子官和翻譯官又跟木頭一樣，坐着烤火不做聲。

遠處有日鬼子的說是唱不是唱，說是吆喝不是吆喝的怪聲音。——這種聲音，日鬼子一聞就鬧到天亮，那一個個臨時據點裏也一樣。——閻榮堂想：「山上的人們都聽見嗎？」他又聽見門外頭直是悉悉率率的，聽了半天，才搞清楚那是下雨了。閻榮堂心想：「下雨好，下了雨就看不見窩子的印兒來了！」他換着的地方兒都暈了，衣服繃着疼得厲害。那傷口又多的是，不覺着還罷，覺得就像千條毒蛇鑽在咬，顧得了這，顧不了那。

閻榮堂看過來，事兒還沒有完，還有拷打在後頭。他嘆了一口氣。想到今天早起不該到劉發榮那兒去，該就上山，肚子餓怕什麼？未必在山上還找不着吃的，弄得這時節受苦！他想到，打游擊嘛，餓是小事兒，他設想他要活出去囉，以後就寧肯挨着餓，挨着凍，只要不給日鬼子抓住。他是受慣了凍餓的人。

他一點沒想到死，一腦子的希望，那怕這希望是艱苦的生活，這樣的希望常常是有力的。

一會兒，日鬼子官和翻譯官噙咕了一陣。翻譯官走過來，問閻榮堂說：

「蒸得過吧？說了罷！這兒只有你一個人了，那傢伙拖出去燒斃了。」

看那說話的神情，閻榮堂就知道是假的，他也沒聽見槍，就說：

「呸，熬不熬得過？要不熬，又有什麼法子！」

翻譯官笑嘻嘻地說：「說了不就完麼。」

閻榮堂嘆了一口氣：「說呵，說了又怎樣嘞，說了你又不信呵。」

翻譯官說：「說吧，你就是不說呀。」

閻榮堂說：「說嘞，你又不信。我是莊戶人嘛，那當什麼幹部來？就鬥也不出，集也不大趕的，我就守着我的老娘。」

翻譯官也不再問了，坐着想了一陣子，和日鬼子囁咕了幾句，問閻榮堂說：

「你有幾條命啦？」

閻榮堂沒有哼氣，自個兒在肚裏說：「我又有幾條命橫順由你躡蹋。」

閻榮堂那能哼氣，眼前發暈，牙巴都快給自個兒咬碎了，爲了不叫喚出來，自個兒把氣閉住。

這是真金子不怕火鍊的時候，一個人爲了活，這是爲了理想忍受比死還痛苦的肉體崩裂的時候，人不是鐵打的，但這時比鐵打的還要堅硬。

翻譯官又昏了。他終於醒過來了，又換紅的。連昏幾次。回頭一看，那閻榮堂死得和石頭一樣……

閻榮堂再醒過來時，那日鬼子官和那翻譯官還在烤火，他們臉上却一點精神也沒有了，當兩個說話的聲音變成了軟綿綿的。像在想什麼東西，想不出來。——常言說：「人逢喜事精神爽」，餓了那時就抬不起頭來。顯然，那鬼子官和那翻譯官是因為他們的計劃失敗了。——閻榮堂脊梁上一帶就好比在着火，在用刀子割，肉在往下落，受不住的疼痛，又給剝光衣服，丟在這潮濕的牆腳邊，在這秋天下雨的夜裏，渾身上下冷得厲害，他不哼一口氣，熬着，動着不動。這時節，他肚子是一團傲氣。他想，「好狗會的們、這個我也熬下來啦！」他不覺着他可憐，他覺着他

他和敵人鬥爭贏了。

他看出日鬼子還不會放鬆他，會把他糟蹋得不堪，他想着，他們還會拿刀子統他，在他身上一塊兒一塊兒地往下割，或者會拿洋狗咬他，他給自個兒設想了各種各樣殘酷的結局，他仍舊沒想到死，好像隨便怎麼樣他也会活的。斷不了他要想到他們怎麼把他丟出去，他怎麼可活。

翻譯官立了起來，在屋裏來回的走。走到門外看了看，又回頭看了看閻榮堂，忽然一問：

「冷不冷？」

閻榮堂心想：「還有不冷，你還問。」又想「我就說冷，看你怎麼樣？」就說：

「冷。」

翻譯官說：「我找個地方兒叫你暖着些。」

閻榮堂心裏：「還要這個？——這不是又要搞什麼新鮮的嗎？不要再給我點什麼甜頭吃吧？——不管怎麼得小心着。」

翻譯官又向日鬼子官囁咕了，出門去。一會兒，帶了兩個中國人進來，伸手來架閻榮堂。閻榮堂說：

「你餓了我吧！把我丟出去，我也得個全屍。」

翻譯官說：「我看見你冷得不行先叫你暖一暖。」

動作起來，渾身都疼，閻榮堂一路就忍不住輕輕叫喚。他完全靠在那兩個中國人身上。出了門，把他架到院子裏牆角落眼前。放下他，把腳也給綁住，丟下就走了。

翻譯官過去問劉發榮：「受不住，你就說吧！」

劉發榮說：「我是這個村的游擊組長，我的任務，就是領着民兵專門來打你們這一羣狗彘的。」

翻譯官問：「是共產黨吧？」

劉發榮住了住口，說：「共產黨，你配抓住共產黨？你配，你是老幾？你只能抓我這種人！」

那邊，閻榮堂嘆了一口氣，放心了，他懂得了劉發榮的心思，但他心裏說：『沒有用，犯不

著！』

翻譯官指着閻榮堂問劉發榮說：『他是什麼人？』

劉發榮說：『他還不是老百姓，你沒長眼睛，看不出來？』

翻譯官說：『不是幹部！』

劉發榮說：『誰要他當幹部！』

翻譯官問閻榮堂說：『不要騙我，快說實話。』

閻榮堂說：『你開死我這麼多回了，我就是老百姓嘛！』

翻譯官說：『哼，我明白，你還沒受够罪，——呢，游擊組長，那有糧食窩子？』

劉發榮說：『有，曲里後坡，糧食可多嘍，在一個大窩子里。』

翻譯官說：『不受够罪不說，真是賤皮子。』他又回過頭來。『把這小子再淹一個死！』

又把閻榮堂淹死一遭。閻榮堂醒來，人們正拿槓子抬劉發榮，兩手兩腳緊細着，倒吊起來，

說是找窩子去，閻榮堂想：『這該活下來啦！這一關又過去啦！』他看了看村後的山上，山上沒

有一個人。一個爲軍位他起來，他腳發抖。再放下他，他把眼睛閉着。他埋怨劉發榮，但是心裏

慌張的，他不能多想。

日鬼子叫偽軍拉着劉發榮到山里去，走不了一里地，劉發榮給吊得受不住，只得說：

「讓我下來日個兒走吧！」

翻譯官說：「你是游擊組長，大幹部！走着不像樣子，還是抬得好。」

劉發榮說：「人說你們禽獸不如，我看啊禽獸比你們，還是太抬舉你們啦！」

翻譯官說：「你罵吧，開不了審子再給你說。」

劉發榮說：「我怕？我死了心啦！」

到了山里，劉發榮把日鬼子直帶到後坡那開了的審子去。日鬼子還摸不清這是怎麼回事，劉

發榮笑着向翻譯官說：

「開吧，這不是審子？」

日鬼子一槍把劉發榮打死了。

圍榮堂給弄到村里，叫他和民伕們在一起。日鬼子官和翻譯官都不再拷問他了。一個民伕給他找了衣服來，開飯了，也給他點吃的。出人意外，他竟活下來了。就是身上傷太重，不能行走，只能挨撐幾步。他覺着他熬下來了，從五閻王手里熬下來了，又負氣又放心，出太陽了，他

跑去曬太陽。身上痛，他忍着，痛得不行了，他這樣想：一熬下來就了不起囉，痛一點怕什麼，只要不死，就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了。沒事了，他就計算著自個兒堅壁的食物，那兒多少，那兒多少，是什麼糧，堅壁在那兒，怎樣堅壁着，這樣來快活自個兒，他也想到家里的人們該急地囉，但是啊，那是不要緊的，他一回去就什麼事都沒有了。打聽出了劉發榮的下落，他暗暗地滴下幾顆眼淚，吃飯嗎，吞不下肚去，後來他想他們都有骨氣，又才放開了。他那兩隻眼睛比起過去要亮得多，好像有一種什麼了不起的精神上他身來了。

三天後，日鬼子退了，把他帶到東灣。過不了幾天，又帶他到北莊。在北莊住了六天，又帶他到玉林口去。

他身體好多了，盤算着逃走，雖說渾身還痛，精神不好，他却比過去神氣，冷冰冰的臉上透出一種異常堅定的光輝。他覺着他比過去要老得多了。他思慮了各種各樣對敵鬥爭的巧妙方法，從日鬼子的宿營，行軍，他都挺注意。他對民伕們挺好，像個老人家似的，民伕也喜歡他。

到了玉林口第二天，日鬼子出發，他從民伕那里還探聽出了那個黑小子姓什麼，那兒住，——這黑小子還跟着日鬼子，——他裝着大便，進了一個破牆角，趁那忙着，閃出了村，下到一個渠道裏——閻榮堂逃走了。

他跑了五里地，前面看見了區游擊組的哨，心上一鬆勁兒，好像骨頭架子散了，心也不跳了，倒在地上，拚死過去。

回到村裏，他把黑小子的姓名住處，報告給區治安員，拉着棍子他又去檢查窖子，有一個窖子不放心，他把大小子叫來，說：

「當老的身子骨還不得勁兒，你給我挪動挪動，到山海裏給分散開平地死埋起來。就着你的心眼兒嘍！噢，不要辜負當老的這九死一生的這場苦心呵！你也該負點責任了。」

這一天，有一個正規兵團到這附近來了，要取公糧，準備在這兒作一戰。他，棍子也不拄了，領着去開窖子。這村的公糧剛剛够用。軍隊把公糧搶走，他回窩舖裏，才倒床大病。病得挺厲害，大燒大熱，嘴唇皮都燒黑了。看梁上那一指頭厚的黑窟，直到反「掃蕩」結束才落下來。又病了一個多月才能行走。出生入死的折騰把他身子骨糟蹋得不輕。他自個兒却一直不相信這場大病是受了折騰過的，是那股勁翻過來了。他認爲日鬼子不拷問他了以後，他還是好好兒的，圍來了也是好好兒的。

我的兩家房東

康 濯

明天，我要從下莊搬家到上莊去。今天去上莊看房子，分配給我的那間靠上莊村西大道，房東老頭子叫陳永年。回到下莊，舊房東栓柱問我看房子的情形，他就說明天要送我去，我沒有答應他：

「我行李不多！你個幹部，挺忙；冬學又剛開頭，別誤了你的工作！」
他也沒有答應我；他說：

「五幾里地嘛！明晚我趕集去，又順道。冬學動員得也不差甚了，不碍事。」
第二天，我到底扭不過栓柱的一片心。他把我的行李放在他牲口上，臥着驢，我們就順着河槽走了。

這天，是個初冬好天氣，日頭挺暖和，河槽裏結了一層薄冰的小河，有些地方冰化了，河水

輕輕流着，聲音像敲小銅鑼。道上，趕集去的人不多不少，他們都趕到前面去了，我跟拴柱走得
很慢；邊走邊談，拴柱若牲口也不管了；他那小毛驢也很懂事，在我們前面慢慢走着，有時候停
下來，伸着鼻子嗅嗅道上別的牲口拉的糞蛋蛋，或者把嘴伸向地邊，嚼一兩根青草，並且，有時
候牠還側過身子朝我們望望，彷彿是等我們似的，等到拴柱吆喝一聲，牠才急顛顛地快走幾步，
於是又很老實地慢慢走了。

拴柱跟我談得最多的，是他的學習。他說，我搬了家，他實在不樂意哩！

「往後，學習可真是沒法鬧騰囉！再往那兒尋你這樣的先生啊？」

「學習，主要的還是靠自己個嘛！再說，這會你也不賴了，靠自己個捉摸了！」

於是，他又說，往後他還要短不了上我那裏去，叫我別忘了他，還得像以前那功夫一樣教
他；他並且又說開了：於今他看晉察冀日報還看不下，就又囑託我：

「可別忘了啊老康！買個小字典……呢，結記着呀！」

「可不會忘。」

「唉！要有個字典，多好啊！」他自己個感嘆起來；並且拍了拍我的肩膀，停下來望我一
眼。他們這一灣子的青年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從區青救會主任那裏見到過一本袖珍小字典，又

經過區青教主任的解說，往後差不多全是學習積極份子，一談起識字學習甚麼的，就都希望著買個字具。可是，敵人封鎖了我們，我爲他們到處打聽道，怎麼也買不到，連好多機關裏也找不到一本書的；無我一個個的意志，寫字可真是，可不是早給給了幾身出身的幹部，便是反『掃蕩』中弄丟了。……

走在我們前面的小毛驢，迎面碰上了一條叫驢，牠兩個想要靠近親密一下，就不三不四地擠擠起來；那個叫驢被主人往旁邊拉開，就伸着頸子『噓噓……』嗥叫。拴在跑上去拉開了牲口，我們又往前走。好大一會我們都沒說什麼；忽然，拴住獨自個『吃吃』笑了聲，臉往我肩膀上靠了靠，眯着眼問我：

『老廣，你真的還沒有對象麼？』

『我……我……我什麼時候騙過你？』我領會了他的話，不自覺的臉上一陣熱，就很快地說：『我捉摸你可準有了吧？』

『沒，沒，可沒哩！』他的臉『刷』地紅了，忙向旁邊避開我，低下腦瓜子笑了笑，就機伶地吆喝他那牲口去了。這時候我才忽然注意上他；原來他今天穿了新棉襖，破棉褲脫下了，換了條夾褲，小腿上整整齊齊綁了裹腿，百圍大戰時他配合隊伍上前線得的一根皮帶，也繫在腰上，

頭上還包了塊新的白毛巾。沒有什麼大事，他怎麼打扮起來了呀？他比我還大一歲，今年二十二了哩！照鄉村的習慣，也該著是娶媳婦的年歲了喇！莫非他真有個什麼對象，今個要去約會麼？我胡亂地閃出這些想法，就跑去去抓住他的肩膀：

「拴柱，你可是進有了對象吧？可不能騙……」

「沒，沒，可沒哩！」他臉上血紅，忙把手上的鞭子「拍」地響打了一下，慌口跑走了，他才支支吾吾地說：「快……快……呢，眼看到囉，緊走兩步吧！」

真個！不大會，進上莊村了，我就忙著收拾房子。我從陳永年家院裏出來，上門口上取行李的時候，不知道爲什麼，拴柱忽然那麼扭扭妮妮；他又硬給我把行李扛進去，又不動手，等我動手的時候，他却又擠上來幫我扛；他好像捉摸著是不甚要進這個院子似的，還往院裏偷望了兩眼，最後倒還是幫我把行李扛進去了。

房東老太太嚷著：「來了麼？」就顛着小腳進了屋子，手裏拿了把條帚，一骨碌爬上炕，跪著給我掃炕；房東小孩靠門邊怯生生地往屋裏望了兩眼，一下就發現了我袴包上拴著的大紅洋瓷茶缸，就跳進來，望我一眼，我一笑，他就大膽地摸弄那茶缸去了。我跟拴柱都抽起了一鍋旱煙，只見拴柱好像周身不靈活不舒展了，把剛抽了兩口的煙拍掉，一會又取下褲巾擦擦汗，一會

叫我一聲，却又沒話。……我無意地回眼一望，才發覺門口站了兩個青年婦女。

那靠門外站的一個，是我昨天見了的，見我望她，就半低了頭，扯扯衣角，對我輕輕說了句：「搬來了呀？」靠門裏的一個，年歲大些，望我笑笑，還拊着她的鞋底。我又望望拴柱，他把頭巾往肩上一搭，說：

「我……我走……」

「你送他來的麼？」

我還沒開口哩！却有誰問拴柱了：是靠門外站着的那個婦女。這會，她把門裏那個往裏擠了擠，也靠進門裏來了。

「我……我趕集去，順道給同志把行李捎來的！」

「你們認識麼？」他兩個誰也沒回答我，都笑了笑，拴柱又取下毛巾擦汗。那個小孩，這會才轉過身來說：

「他是下莊青教會主任，我知道！姐姐你說是不？」

「是就是唄！」那個拍底子的婦女隨便道說了一句。

老太太掃炕掃完了，翻身下地，拍打着自己的上衣，跟我換了兩句，就問開拴柱：「你是下

莊的麼？下莊那一家呀？是你送這位同志來的麼？……」

「人家是下莊大幹部哩！青救會主任，又是青抗先隊長！」門口那個年輕婦女，代替拴柱回答他娘；她揚起臉來，却又望着院子裏說：「娘，集上幹什麼不？」

「你爹才去了嘛，又幹什麼？」

「人家也趕集去呀！」

「對，我……我得走了……」

拴柱說着，猛轉過頭朝那年輕婦女「閃」地一下偷望過去，就支支吾吾走了。當他到房門口的時候，我看見那個年輕婦女臉一陣紅，腦瓜子低得靠近了胸脯；我也看見拴柱走到院子裏，又回頭望了一眼，而那個年輕婦女，也好像偷偷地斜溜過眼珠子去，朝拴柱望了望；拈底子的婦女這才睜了身傍那個一眼，就推着她走了。

人們都走了，我慢慢地擺設開我的行李和辦公用具。連個桌子也沒有啊！只小孩給我搬來了個炕桌；不一會，老太太抓了把乾得挺硬挺硬的脆棗，叫我吃，一邊又跟我拉開了閒話。

趁這個機會，我知道了；這家房裏五口人，老頭子五千歲，老太太比他丈夫大三歲，小孩叫金鎖，那兩個婦女是姐妹倆，妹妹叫金鳳。老太婆頭髮灰白了，個子却比較高大，臉上也不瘦，

黃黃的臉皮裏面還透點紅，像是個精神好、手脚利落、能說會道的持家幹才。小孩十三歲，見了我的文具，洗嗽用具，大衣等等，都覺得新奇，並且竟敢大膽地拿起來就往嘴裏放；他娘拿住他，他也不管，又拿起我的一瓶牙膏，噙着往外跑去了：

「姐姐，姐姐！看……看這物件兒……」

下午，我開會回來，拿了張報紙，坐在門檻上面看。我住的是東房，西屋是牲口圈；北屋台階上面，那兩個婦女都在作針線活。妹妹金鳳子，看樣挺多不過二十掛零，細長個子四方臉，眼珠子黃裏帶黑，不是那烏油油放光的眼睛，轉動過來，却也「忽幽忽幽」地有神；可惜這山溝裏，人家窮，也輕易見不着個洋布、花布的，她也跟別的婦女一樣，黑布襖褲，褲子還是補了好幾塊的，渾身上下倒是挺乾淨；這會她還正在補着條小棉褲，想是她弟弟的吧！她姐姐看來却像平三十子年歲了，圓臉上倒也有白有紅，可就是眼角邊，額頭上皺紋不少，棉褲褲筒口還用帶子綁起來了，一個十足的中年婦人模樣；她還在拈她的底子。我看看報，又好奇地偷望望她們，好幾次却發現金鳳子好像也在偷望我；我覺得渾身不舒展，就進屋了。

晚飯後，我忙着把我們機關每個同志的房子都看了看，又領了些零碎傢伙，回得家來，天老晚了；我點上燈，打算休息一會。那時節，我們還點的煤油燈，怕是還吸引了房東的注意吧！老

太太領着金銀進來了，大團女還是露門掖底子，金鳳却縮了個臉，裏面盛了兩塊黃米棗糕，放到炕桌上，叫我吃，一面就翻看煤油燈下面我寫的字；我正慌忙着，老頭子也遠遠點着頭，嘻嘻哈哈笑進來，用旱煙鍋指點着棗糕說：

「吃……吃吧同志，沒個好物件！就這上下三五十里，唯獨咱村有棗，吃個希罕，嘿嘿！」我推脫了半天，就問老頭：

「趕集才回來麼？買了些什麼物件？」

「回來功夫不大！呃，今……今個繙了幾升子黃米，買了點子布。」

「同志！說起來可是……一家子，三幾年沒穿個新呀！這會才買點布，盤算着縫個被子，鞋面啦，襪子啦，誰們衣裳該換的換點，該補的補點呀！唉！這光景可是「格淺」着哩！」

老頭子蹲在炕沿下面，催我吃糕，又打火簾吸煙，一邊接着老太太的話往下說：

「今年佃算是不賴哩！頭秋裏不是什麼民主運動麼？換了個好村長，農會裏也頂事了，我這租子才算是真個二五減租了！欠租嘛也不要了！這才多撈上兩顆。」

「多撈上兩顆吧，也是個不抵！」老太太嘴一撓，眼睛斜睨了丈夫一眼，對我說：「這一家子，就靠這老的受嘛！人沒人手沒手的，淨一把子坐着吃的！」

「明年個我就下地！」金鳳搶着說了句，金鎖也爬在娘懷裏說了：

「娘，我也拾糞割柴火，行吧？娘！」

「行！只怕你沒那個本事！」

「只要一家子齊心幹，光景總會好過的！」

我說了這麼一句，就吃了塊糕。金鎖問他爹要鉛筆去了，金鳳忙從口袋裏掏出根紅桿鉛筆來，遞了過來；

「金鎖，看這！」

姐弟倆搶開了鉛筆，老太太就罵開了他們；門口靠着的婦女嚷着，叫別誤了我的工作，老兩子才站起來：

「鎖兒！你也有一根嘛，在你娘那針線盤裏，弄捨啦！」

鎖兒跑去拿鉛筆去了，人們也就慢慢地一個個出去。金鳳走在最後，她掏出個白報紙訂的新本本，叫我給寫上名字，還說叫我往後有功夫教她識字；這麼說了半天才走。我走到屋門口，望回到了北屋的這一家子，覺着我又碰上了一家好房東，心眼真高興了。實在說：下莊捨得那房東，我也有點捨不得離開哩！

往後的日子，我又跟在下莊一樣：白天緊張的工作，誰也不來打擾；深夜，金鳳金鑽就睡不
了三天兩頭的，來問個字，就着我的燈寫個字的。我又跟這村冬學担任講政治課，我跟這村人就
慢慢熟悉了，有的時候，金鳳還領着些別的婦女來問我的字了：她並且對我說：

「老康同志！你可得多費心教我們喲！要像你在下莊教……教……教拴柱他們一樣！」

「你怎麼知道我在下莊教拴柱他們？」

「我怎麼知道不道呀？」

另外兩個婦女，不知道咬着耳朵叨叨了兩句甚麼，大家就嘻嘻哈哈笑開來，金鳳扭着她們就
打就鬧，還罵着：「死鬼！死鬼！」扭扭扯扯地出去了。

拴柱往後也短不了來。有一回，他來的時候，陳永年老頭子出去了，老太太領着金鑽趕着牲
口推碾子去了。他還是皮帶裏腿好裝扮，隨便跟我談了談，問了幾個字，就掏出他記的日記給我
看，那也是一個白報紙訂的新本本，我彷彿在那裏見過這本本似的。我一面看，一面說，一面
改，我並且贊嘆着他的進步。這功夫，房東姐妹倆又進來了，而拴柱又好像滿身長了瘋吃烙，周
身不舒展起來。

今天，姐姐在做布襪子，她靠炕邊的大紅櫃立着，還跟往日一樣，不言不語，低頭作活。金

鳳是給她爹做棉鞋幫；她却嘻嘻笑着，走近炕桌邊，看拴柱的日記：

「這是你寫的麼拴柱？」

「可不！」

「寫了這麼半本本了呀！」

拴柱好像不樂意叫金鳳看他的日記，想用手捂着，又扭不過我硬叫金鳳看。拴柱只好用巴掌
擦了一下臉，離開炕邊，在屋子裏走來走去。我對金鳳說：

「人家拴柱文化可比你高哩！」

「人家大幹部嘛！」

「甭說啦，甭說啦！」拴柱把他的日記本搶走，就問金鳳：

「你學習怎麼樣啦？也該把你的本本給我看看吧！」

「甭着急！我這會一天跟老康學三個字，怕趕不上你？」

「拴柱，我說你怎麼也知道她也有個本本啊？」

我這麼一問，拴柱臉血紅了，就趕忙說開了別的事；後來，又瞎扯了半天，他又問了我買
小字典的事，就往外走。金鳳追了上去：

「控柱！你回去問問你村婦教會……」

「面的話，聽不清，只彷彿他們在院子裏邊嘍咕了半天。金鳳她姐望了我一眼，又望了望院子外面，忽然不出聲地嘆息一聲，也往外走。」

「我說，你怎麼也不識個字？」我無意地問了問金鳳她姐，她又嘆息了一聲：

「唉！見天愁楚的不行，沒那個心思！……人也老啦！」

她對我笑了笑，就走了。這個女人有什麼愁楚心事啊？她那笑，就好像是說不盡的辛酸似的……說她老麼？我搬來以後，還見到過好多回，她和她妹子，和村裏青年婦女們一道，說笑開心的時候，她也是好打好鬧的，不過像二十五六子年歲呀！她……她很像個婦人了。她出嫁了麼？

那時節，是民國二十九年，晉察冀邊區剛剛在這年進行了民主大選舉，八路軍又來了個百團大戰，出擊敵人，中國共產黨中央晉察冀分局，還在這年八月十三，公佈了對邊區的施政綱領二十條。冬學的政治課，就開始給老百姓講解這「雙十綱領」了。邊區老百姓是多麼關心這個綱領的！我每回講完了一條綱領以後，第二天或者第三天晚上，金鳳就要跑到我那裏來，叫我再把講過的一條給她講一遍；她爹也每回來聽，老太太金鎖也短不了來，連對學習是那極冷淡的那個房東大閨女，偶爾也來聽聽。他們一邊聽，有時候還提出好多問題來；講到深夜，他們似乎也不

。有時候金鎖聽着聽着，就爬在娘懷裏睡着了；有時候，他又會站在炕上，抱着我的脖子，一連串問我：「共產黨是怎麼個模樣的啊？你見過共產黨麼？怎麼共產黨就這麼好啊……」逢着這時候，坐在我對面的金鳳，就要隨着眼橫她弟弟，直到老太太把金鎖拉走了，她才又靜靜地望着我，眼珠子「忽幽忽幽」的轉着，聽半天，又爬在炕桌上，在她的小本本上記個什麼……

這是個平靜的家庭。冬閒時節，女人們做針線，老頭饅餛飩，鬧鬧糞，小孩也短不了跟爹去坡裏割把柴火，老太太就是做飯，推碾、餵雞。邊區民主好天地，他家租的地又減了租，實在說：光景也不賴啊！一個月裏面，他們也吃了個三兩頓子白麵哩！

可是：憑我的心眼捉摸，這個家庭好像還有點什麼問題：一家子好像還吵過幾回嘴。只是他們並沒有大嚷大鬧，而且又都是在屋子裏嚷說的，我怎麼也鬧不清底細。我問過他家每一個人，大家却都不說什麼，只金鎖說了一句：

「姐姐的事呀！」

「姐姐的什麼事？」

「俺不知道！」

有一回，我又聽見他們吵了半天，忽然老頭子跑到院子裏嚷起來了。我忙跑出去，只見陳永

坐著他家北屋，聽著腳，聽著唾沫星子直墜：

「我……我不管你們這事！你們……你們自己個拿主意吧，我不白操這份心！」

說著，他就氣沖沖地往外面去，我問他，他也沒理。北屋裏幹什麼呢？誰抽抽搭搭地不舒展呀！我問金鎖，他說是他大姐啼哭囉！我不好再問，只得回到屋子裏發悶。

不過，他家一會也就沒了什麼，好了，又回復平常的日子，我也就不再發急了。

這一天，晌午我給婦女冬學講了「雙十綱領」，晚上，房東們早早地就都來了。我還有工作哩！我說明囉講行麼？大閩女却忽然跟平常不同，笑着說了話：

「就今個吧！你講了俺們就……」

「請吧，老康同志！」金鳳也催我，我只好講。一看，老頭子沒來，我問了問他是不是要講？人們都說甭管他囉，我就講開了。

今天講的是「雙十綱領」第十四條。我隔三五天講一條，講的日子也不短了！這會，已經是臘月初，數九天氣，這山溝裏冷起來了，今早上飛了些雪片，後來日頭也一直沒出來，我覺得渾身涼浸浸地；我把炕桌推開，叫他們一家子都上炕，圍着木炭火爐坐着。房東的大閩女，把手裏的活計放在大紅櫃上，却不上炕，站在炕沿邊，低頭靜聽。老太太的眼一直沒離開我，我說

何，他就「呵！呵！」唸道著；金鳳却有好些問題。今天談話的音關於婦女問題的一條，婦女社會地位啦，婚姻啦，童養媳啦，離婚結婚啦……金鳳就一個勁問：「怎麼他才童養媳啊？爲什麼男二十女十八才叫結婚啊……」她姐姐，也不時抬起頭來，偷偷地望我。

外面忽然颳起一陣大風，「嗚——嗚——」地絞着，沒關得嚴實的房門，突地被壓開了，炕桌上的煤油燈火苗也撲了兩下，爬在我大衣裏面睡着了的金鎖，往我身邊更緊地擠了擠，迷惘地彈着：「娘，娘……」我的窗子外面，却好像有個甚麼老頭子被風壓得悶咳了兩聲；我忙問是誰，金鳳也突然叫了聲：「爹！」却沒人答應。房東大閨女關了門，我又說開了。

今天說的時間特別長，金鳳的問題也特別多。她們走了，我實在累了，却不得不還開了個夜車，完成了工作。

第二天，我起得很晚。胡亂吃了點飯，出去開了個會，回來，房東家已經作午飯了。房東大閨女在北屋外面鍋台邊拉風箱，屋子裏，老太太好像又跟誰在嘀咕什麼。只聽見大閨女忽然把風箱把手一推，停下來，對屋裏嚷：

「娘！你那腦筋甭那麼磨化不開呀！眼看要斃死了我的，又還要把金鳳往死裏送麼……你，你也看看這世道！」

屋裏說了些什麼，我沒聽見。我這兩天工作忙一些，也沒心思留心他們的事了。

我們機關裏整整開了三天幹部會。會完了，我鬆了口氣；吃過早飯，趁天氣好，約了幾個同志，去村南球場上打球，就在那道口上，忽然看見陳永年老頭子騎着牲口往南去。我好像覺着這幾天他心眼裏老不痛快似的，而且差不多好幾天沒跟他說話了！這會就走上去了問他：

「上哪去？」

「嘿，看個親戚！」

看他那模樣，還是不怎麼舒展。到底是怎麼回事啊！我打了會子球，回到家裏，剛進院，房東大閩女就望着我笑，金鳳忙扯她姐姐的衣角，打她姐姐，她姐姐却老是對我笑，我也不自覺的興起來，問是怎麼回事，金鳳却低着頭跑進屋裏去了。金鎖問我：「你們這幾天吃什麼飯啊？」他大姐也問我：「明啦你們不吃好的嗎？」我說：「這幾天盡吃小米！」到底怎麼回事？爲什麼又問這？我還是不知道。房東大閩女這幾天不同得多，老是詭詭譎譎地對我笑，而金鳳，却是見了我就低着頭緊着溜走了，一句話也不說，也不問字了，也不學習了，連冬學上課的時候，我望她一眼，她就眼紅；這才真是個悶葫蘆！

第二天，我見金鳳捉了隻草鷄在殺，又見她家蒸白麵饅頭；這出了什麼事？而且，這一天金

原更是見了我羞紅着臉跑了，她姐姐還是望着我笑。我嘗問得實在透不過氣來。下午，老太太忽然拉我上她家吃飯去。我駭得拚命推辭，她却硬拖，金鎖也幫着她。我說：

「那麼着，我要受批評囉！」

「批評！你挨撻也得去！特地爲你的，有個正經事哩！」

我紅着臉，滿臉手藝悶，上了北屋，屋裏，炕桌擦得淨淨地，饌子擺好了，還放了酒杯，金鎖提了盞熱酒進來，老太太就給我滿酒。我慌亂得話也說不出，却忽然聽到窗子外面鍋台旁邊兩個女人細聲地爭吵起來了：「你端嘛！」「我不！」「你不端拉倒！又不是我的事情！」「吃吃吃……」一陣不出聲的笑，像是金鳳她姐。又聽見像金鳳的聲音：「我求求你！」「求我幹什麼？求人家吧；「吃吃吃」……」一個死鬼！」於是金鳳腦瓜子低得快靠近胸脯，端了一大盆菜和饅頭，進來了；她拚命把臉背轉向我，放下盆，臉血紅地就跑了，只聽見外面又細聲地吵笑起來。

老太太硬逼着我喝了杯酒，吃了個鷄爪子，才把金鎖喚出去對我說開了話：

「那黑家你不是說過麼老康？還會，什樣婦女們尋婆家，也與自個出主意？兩口子鬧不好，也與你……呃，你看我又忘了，是……是與離婚麼？唉！就爲的這麼個事……老康，你知

不道我是好命苦喇！」

老太太隔炕桌坐在我對面，上半身伸向我，說不兩句，就緊着扯衣角擦眼睛；剛擦完，我見她的眼淚却「撲喇撲喇」往出湧，她狠狠的閉了下半眼，就更俯身向我說：

「俺那大閨女，十六上給了人家，到如今八年啦！她丈夫比她大十歲，從過門那功夫起，公婆翻的地沒日沒夜地受，專變啦，她是個打她哩！飯也不叫吃！唉……甭說她整天愁楚的不行，我也是說起來就心眼痛哩！閨女，閨女也是我的肉啊！」

老太太又啼哭得說不下去了。我却驚奇起來：那個女人還只二十四歲！我問了：

「她什麼功夫圓來的？」

「打年上秋裏就圓了，不去了，婆家年上來接過一回，往後就音訊全無，聽說她男人還……唉，還隔着鬧了個壞女人哩！可怎麼會想到她？她也發誓不回啦！婆家又在敵區的！」

「那就離婚囉！條件可是不差甚呀！」

我心眼早被這些情由和老太太啼哭鬧得發急的不行，老太太却又說：

「老康！不，先說二閨女吧！大閨女鬧下個這，二閨女差不太點也要鬧下個這！金鳳嘛，今年個十九囉，十四上就許給人家了呀！男的比她大七歲，聽說這會不進步，頭秋裏鬧選那功

夫，還被人們鬥爭來哩！那人嚇我也見過，呃，……你，你吃吧老康！」

她又給我滿上酒，還夾了一大塊雞肉：

「人沒人相沒相的，不務莊稼活，也是好尋個人拉個胡話，吃吃喝喝，聽說也請個壞女人壘！頭九月裏，也知不道他趕哪兒見着俺金鳳一面，就催親了，說是今年個冬裏要人過門；金鳳死不樂意，她姐也不贊這個成，俺就一個勁拖騰！拖到這會，男家說過年開春準要娶啦，你說老康，這，這可怎麼着？唉，俺這命也是……」

「那可以退婚嘛！」

「你說怎麼個？」

「不只是說定了麼？這會，金鳳自己個不願意，男的年歲又大那廢錢，要是男的真個不進步，那也興退婚，也興把這許給人家的約毀了呀！」

「那也興麼？」

「可興哩！」

老太太眼一睜，噓了口白氣，像放下塊大石頭似的，又忙叫我喝酒；我喝了兩口，也鬆了鬆勁，朝門口望望，見門檻上坐的好像是老太太的大驢女，半扇門板墊了，看不怎麼真。忽然，我

又發現我背後的紙窗外，好像有個什麼影子在隔窗偷聽，就忙回過頭望，於是那個人影子趕緊避開了；我又回過來給老太太說話，卻彷彿覺得窗外的影子又閃回來了。我想起了那天黑夜，爲什麼我講到離婚的時候，金鳳麗姐直愣愣地看着我；而雙十綢領上是沒有提到離婚這件事，我也忘了說；金鳳那黑漆直到走的時候，還似乎有個什麼問題要開口問卻又沒開口的……

「老康！他家計儲着就是個先跟金鳳辦了這事，回頭再說俺大閩女的。那離婚，不是那什麼條領上說與的嗎？自打那黑漆，俺大閩女可高娶了哩！這那個，慢着點子吧！唉！那黑漆，你看，你又沒說金鳳這也行的！鬧得俺們家吵了一場！」

老太太揉着嘴，好像責備我，卻又笑了。

「你想：結了婚還與離，沒結婚的就不與過嗎？」

「俺們這死腦筋嘛！唉……說是說吧，我可還是腦筋活化着點，俺老頭子就是個不哩！還不

是，爭吵的他沒法，他出門去打聽金鳳男家那人才去了哩！呃，等他回吧！」

「行！沒問題！只要有條件，找村里，區裏說說，就辦了。」

院里，兩個女人又吱吱喳喳吵鬧開了。金鎖進屋來，他娘拉他上炕吃飯，急裏裏下炕走了。

我走到院里，金鳳他姐拍着巴掌笑起來；我叫她們吃飯去，金鳳臉血紅地溜過我身邊，就緊着跑

進了北屋，她姐對我笑了笑，這着她妹子睡：

「哈，興嘍興嘍興嘍……」

往後，他們一家好像都高興了些，只是陳永年老頭子回家來以後，還是不聽不響，好幾天沒跟我說話，我只見他每天在街里，不是蹲在這個角落跟幾個老人們講說什麼，就是蹲在那個角落跟村幹部們講說什麼。不多日子以後，村幹部們又跟我說過一回金鳳的事，並且告訴我：金鳳那男人著實不進步，還敢許有問題哩！又過了幾天，我從村幹部那裏打聽到：區里已經批准金鳳解除婚約了。我回得家來，又問了問金鳳她姐，她也源源本本地告給了我，她並且說：等開了春，她也要辦離婚了哩！

想不到這麼一件小事，也叫我高興的不行，我並且也不顧金鳳的害臊勁，卻找她開玩笑了。這麼一來，金鳳變得一點也不害臊了，又是認字又是學習的，並且白天也短不了一個人就跑到我屋子里來，有時候是學習，有時候卻隨便來鬧一鬧。我覺得還不很好，又沒恰當的話說，就支支吾吾地說幾句：這一來，金鳳她姐就衝着我笑了：

「嚶！老康同志，你也害臊咧？」

「你是領導俺老百姓教育工作的呀！你也對這嗎？」

我也不覺紅了臉。好在這麼一說，往後金鳳白天也不來了，晚上來，也總是叫上媳婦、弟弟，或是離姐，或是別的婦女們同來。這倒是好了。

日子過得快，天下了兩場雪，刮了兩回風，舊歷年節不覺就到了。這天上午，我正工作，忽然，拴柱跑來了。他大約有二十來天沒來過了吧！今個還是皮帶裏縫打扮，腦袋上並且添了頂自己作的黑布棉軍帽，手上，還提了個什麼小包包。

「沒啥物件，老康，這二十個雞蛋給你過年吃！」

我真要罵他！又送什麼東西啊！他把日記本本交給我，一眼看見我炕桌上放了一本剛印好的『秧歌舞劇本』就拿去了：

「哈！正說是沒娛樂材料哩！這可好了！」

我工作正忙，就說今天沒時間看他的日記，他說不吃緊，過兩天他再來拿。房門外，是誰來了，拴柱就跟外面的人說開了話：是金鳳！兩個人細聲細氣地說什麼呀？後來還問到我屋子裏，兩個人靠大紅櫃談着，可惜我埋頭寫字去了，一句也沒聽。

過了年，拴柱來得更勤，差不多三五天，七八天總得來一回；每回來，總是趁我晌午休息的時候，一進院子就叫我，我走出去，叫他進來，他不大進來了；他總是在院裏把日記給了我，或

者講說個什麼事，就急急地走了。後來，我並且發現；白天，金鳳姐妹倆總坐在北屋台階上作針線的；每回拴柱來了，金鳳馬上就進北屋去了。他倆個好多日子沒打過招呼，說過話的；我又迷糊不清了！到底又是怎麼回事？村裏面却是誰傳開來，說金鳳和拴柱自由呢，講愛情呢……我問金鳳她姐，她只說：

「他們早就好嘛！這些日子，不知道怎麼個的，我問金鳳，她也不說，你問問拴柱吧！」

拴柱也不跟我說什麼，逢當我問到這，他只紅着臉，笑笑，叫我往後看。

往後，村裏面謠言更厲害，村幹部和我們機關的同志還問起我來了。我知道什麼啊？我只知道：拴柱還是不斷來找我，問學習什麼的；也不進我住的房子，也沒見他跟金鳳說過半句話；他一來，金鳳又趕緊上北屋去了。再說別的嘛，只是我發現；這些日子金鳳也短不了出去的。有一回，金鎖忽然從外面急急地跑進來，大聲嚷着：

「啊啊……二姐跟拴柱上棗樹林裏去了啊，啊……」

「嚷什麼哩？」老頭子向金鎖一瞪眼，金鎖又說：

「我見來着嘛！」

「你見，你見……你個狗入的！」

老頭子頓着脚，就跑到北屋，亂罵開了。我拉過金鎖問，也沒問出個什麼理由。只是村裏話言還很重，老頭子陳永年脾氣好像更大了：好多日子也沒跟我說個什麼話，還短不了隨便罵罵裏人；可是，金鳳來了，他却罵金鳳，只氣沖沖出去了。

天氣暖和起來，開春了！楊花飄落着，喜鵲唱出了懶懶地小綠葉，也開出了水綠水綠的小花朵朵，村裏人們透透下地的都動起來了。這天後晌，我吃過晚飯，也背了個鐵鍬，去村西地裏，給咱們溝渠租的菜園子翻地，傍晚，我回來的時候，一個同志找我談談問題，我們就在地邊一棵槐樹下坐着，對面不遠，大道那邊，日頭的餘光正照在我們住的院子門口。那門口外面，一大羣婦女擠着坐着，在趕作軍鞋，吱吱啾啾地鬧個不止。忽然我見拴柱背着個鐵鍬，從大道北頭走來，我記起了他還有三畝山藥地在上莊北溝裏。正在這當口，我房東家門口的婦女們也是誰覺了他，都趕緊擠着拉着，沒有一個說話的，而且慢慢地一個個都把小木板往大門裏面搬，都偷偷溜到門裏坐去了。拴柱忽然也周身不舒服似地，那麼不順當地走着，慢慢地一步一個模樣。門外面只剩下金鳳一個人了，她好像啥也不知道，愣愣地回頭一望，就趕緊埋下腦瓜子，緊緊閉作活。我撇開了身邊那個同志，望着前面，見拴柱一點也沒看見我，只是一步一步地硬往前挪脚步；直到他走過那個門大口好遠，要拐過了，他才回過頭朝門口望了望，又走兩步，又停下來回頭望：

他停了好多回，也望了好多回；而大門口這邊，我明明看見；金鳳也從埋着的腦瓜子下面，硬翻過眼珠子，「忽幽忽幽」地也直往前面望哩！

這天晚上，我沒有睡好覺。第二天一大早，我就上下莊找拴柱去了。

拴柱還沒起來，他娘他哥他嫂迎着我，一邊給我端飯，一邊說：

「他這幾天也知不道怎麼鬧的！」一句話也不說，身子骨老是不精神；說他有病吧，他說沒，見天吃過飯還就是個下地裏悶幹！」

「不吃緊，我給他說說就行的。」

我拉拴柱起來，吃過飯，就跟他一道下地。我們坐在地邊上，我問他：

「怎麼個的？乾脆利落說說吧！」

他却一句話也不說。我動員了好久，他還是悶着個腦瓜子；我急了，跳起來嚷着：

「你怎麼個落後了啊？你還是個重要幹部哩！」

他這才對我笑笑，拉我坐下，說了一句：

「乾脆說吧，我早就想請你當個忙哩！」

「那還用說？一定當忙嘛！你說吧！」

「我跟金鳳早就好囉！俺們早就說合定了的哩！」

「那怎麼不公關？」

「笨人嘛！朕的不行，誰也知不道怎麼說，也知不道對給誰們說！」

「這會子你們怎麼老不說話了呀？」

「嘿……說得才多哩！」

拴柱一把抱住我的脖子，笑開了。我問他，他說：他每回上我那裏去，就是去約會金鳳的；他們都在舊樹林僻靜角落裏說話。他每回到我住的院裏，金鳳就回北屋去，用縫衣裳的針給他做記號，要是針在窗子靠東第五個格子的窗紙上通三下，就是三天以後相會，通四下就是四天以後；在第七個格子上通三下，就是前晌，通五下，就是後晌。他這麼說着，我却揍了他一拳頭，仰着脖子大笑：他臉上一陣血紅，馬上把頭埋在兩個巴掌裏，也「吃吃」笑。我跟他開了個玩笑；

「你們沒胡來麼？」

「可不敢！只像你們男女同志見面那樣，握過手！」

我又揍了他一拳，他臊的不行，就做活去了。我向他保證：一定成功！就回到了他家，他娘他哥聽了我的解說，都沒有什麼意見。回到上莊，我跟房東老太太和金鳳她姐姐說了，她們也說

行，最不好辦的，就是陳永年老頭子了。晚上，我把他約來，很詳細地跟他談了談，他一話沒說，直聽到我說完，才開口：

「這事吧，我也不反對，反正，老康，我對你實說：俺們這老骨頭，甭看老無用啦，可這心眼倒挺硬，這死腦筋也輕易磨化不開的。嘿嘿。」他對我笑了笑，吸了口煙：「俺們這腦筋，比年輕人這新式腦筋可離著遠點子哩！我跟我那些個老夥計們說道說道再說吧！你說行不？哈哈……」

這以後，事情還沒有辦妥，我却要下鄉了。我把事情託給了村幹部，又給區裏青救會和婦救會寫了封信，就往易縣工作去了。

下鄉時候，我還老惦念着這件事。好在，二十來天很快過去，我急急往回走。道上，在山北村大集上，無意中發現了一本從保定來的『學生袖珍小字典』，我馬上買了。我很可惜；爲什麼這小字典只一本啊！回得家來，金鳳見了這，聽說是小字典，就搶過去了。我急的不行，我說那是拴柱叫我買了一年多的啊！她却硬不給我，只問我多少錢；我一氣，就不搭理她了。

兩天以後，我彙報完了工作，村幹部告給我；拴柱金鳳的事成功了！兩家都同意，區裏也同意，正式訂了婚。我回到我住的地方，高興地就直叫金鳳；金鳳跟他娘推碾子去了，她姐出來告

送了錢，我馬上問她：

「金鳳她個訂婚了麼？」

「訂了！我也離婚了哩！」

我歡喜得跳起來，她又說：

「他們前日個換個東西。拴柱給他的是兩條毛巾，兩雙洋襪子，還有本本，鉛筆的。她給拴柱的是搶了你的那本本小書，一對千層底鞋，一雙拈了底子的洋襪子，也有本本，鉛筆。」

「你們瞎叨叨什麼哩？」金鳳跑進來了。我大聲笑着，拱着手給她作揖。她臉上一陣血紅，她姐却從口袋裏掏出條新白毛巾來，遞了搥，給我送過來，却對她妹子說：

「你這毛巾還不該送老康一條？我見老康回了，就拿了一條哩！怎麼個？行吧？」

「那可是該着的哩！」她娘一進來，也就這麼說。金鳳從她姐姐手裏搶走了毛巾，斜溜了我一眼，說：

「他有哩！後晌拴柱來，白毛巾一條，還有我拈了底子的洋襪子也給他哩！那毛巾，比我這還好啊！」

金鎖也回了。大家笑着，他就一邊跳，一邊伸着脖子：「呵！呵！」陳永年老頭子一走進

院，見了這情形，也一邊笑着，一邊頓着頭，頓着：「嗚，嗚……」不好意思地，朝我們這羣人望望，然後往北屋裏走去了。

閏六年五月二十三日夜於北京日草

空白页

『俺們毛主席有辦法』

秦兆陽

——老鄉們關於毛主席的故事

我們幾個人住在一家姓齊的房東家裏。房東老頭是一個很平常而又很奇怪的老頭，他成天裏除了下地以外，一空下來就總是呆呆的坐在院子裏或大門口，瞪着一雙大眼珠子，掛拉着下嘴唇巴子——出神。當他出神的時候，是任何吵嚷的聲音也不能驚動他的，他的腦子裏盡轉些什麼彎兒呢？那誰也不知道，而他却告訴了我們一個關於中國人民領袖毛澤東同志的故事。

那時候——正是雨季——一連下了幾乎有半個月的大雨，老頭的房子裏漏的炕都快塌了，就和他的兒子搬到我們的屋子裏睡覺。從早起到天黑，那年青的小伙子老是赤着肌肉發紅的上身爬在炕上睡悶覺，老頭子却老是兀坐在炕頭上叭噠叭噠的吸着旱烟，兩眼呆滯的瞪着窗外雨霧朦朧的天空。

晚上，燈油在昨夜就點完了，打油的地方又挺遠，全身得淋濕了還得跌一屁股泥。幾個人只好在黑漆裏呆坐着，可以看見的，只有老頭子烟斗裏的一星紅火，和被紅火映照着的他那模糊的多錫的臉。我就向老頭子提議道：

「老大伯，這閒着沒事兒太悶的慌，你說個故事咱們聽聽吧！」

「嘿，嘿，嘿，」他從口袋裏掏出銅煙鍋子，謙遜的笑着說：「我這笨口拙舌的會說個什麼故事……」

但煙斗的紅火映出他低垂的眼皮，像是在思索或追憶什麼似的。我們另一個同志趁機會給加油道：「老大伯說一個吧！」

他又重新裝上了一鍋子煙以後，慢慢吞吞的說：「嘿，說起故事來，你們聽見說過咱們毛主席開會的笑話嗎？——倒是挺逗樂兒的哩……」

「沒有，沒有，怎麼個毛主席開會的笑話呀？」——他一句話引起了我們的好奇心。

「嘿，你聽我說，」他使勁的抽了一口煙後，就開始說起來了：「說起來是七七事變時候的事，不是七七事變就抗戰了嗎？抗戰這一起來一個國家大事就不比早先了，就非講講統一戰線不行了。……所以說：俺們毛主席就在延安集合了一個大會，到會的有共產黨和國民黨，有中國

人、有外國人，有男的，有女的……哈，人是多得，怕有個三四百子吧！一天假討論，開了一個多月，這才完了工，成立了統一戰線，各黨各派團結一致打日本。這工夫毛主席說話囉，毛主席說：「咱們中國可有囉辦法囉，咱們黨衆一心打日本，我還要提個意見，希望大家討論討論……」大家一聽毛主席有個提議，就都說：「你快切切吧，咱們沒有不贊成的。」毛主席就說：「咱們從這以後要大夥兒互相幫助，不要像以前有些人似的各顧各人的利益，我們要在同一張桌子上吃飯，要在同一張桌子上吃飯！」毛主席的話一完，大夥兒都連聲說：「贊成，贊成。」毛主席就說：「贊成了這就好了，這個會就完了工。算起來咱們討論了一個多月，可不是容易的呀！你看，那一號上的人也有，你想這樣辦，他想那樣辦，老鴿落在樹上，各佔各一枝兒……咱們現在該歡喜歡喜，慶祝慶祝，要會會餐，吃吃好的……」說到這裏煙鍋吸的不通氣了，就使勁的在炕沿上——磕磕——地敲起來。睡在炕那頭的小伙子忽然不耐煩地鬍聲鬍氣地嚷道：「你們真是，叫他說個什麼笑話，他會說個屁！」

老頭子受了侮辱似的嚷道：「你他媽才說個屁！你一天胡吃悶睡……我偏說！我偏說！」

「你說吧！你說咱就是不聽！」

「你堵着耳朵，我才沒見過你這個的孩兒吃喝拉撒睡，什麼新鮮事兒也不打聽，腦袋瓜子

像死樹皮似的，沒出息的東西！」他又轉過口氣來對我們說：「同志們都是知道的，這八路軍的規矩多好：大事小事兒只要一開會，大家夥唸叨唸叨，這腦筋就開了，要受苦的主兒知道個什麼呀……」

「老大伯！你別理他，咱們說咱們的。」

「對！咱們說咱們的，不跟他生這個氣……」他重新裝了一，子煙，又繼續的說起來：「呃！後來就殺豬宰羊的等着會餐……可是，外國人真是心眼多，專旺中國人的空子，這時候，就笑起來了：「哈哈哈哈哈……你們中國人到底還是算計不到，你們說要在一個桌子上吃飯，可是，你們中國，從古到今說起來，那有這麼大的桌子呀？這不是開玩笑的嗎？還講什麼團結互助？嘿！……」你猜怎麼？外國人這一說，可把中國人當真的給難住了，就都慌了神啦！可是——「若想着不急，就問毛主席」。毛主席就出來說話了，他說：「同志們，別遭難，咱們有的是辦法，咱們先到外邊去，到場子裏去，我有辦法……」人們就都到場子裏去了。毛主席說：「站好隊！」大家就站好了隊，「向左轉！」——就都向左轉了，「起步走！」——就都起步走了。走着走着，走成了一個圓圈子，「立定！」就都站住了，「蹲下來！」——就都蹲下了。這功夫，那邊來了兩個小鬼，抬着一大盆紅燒肉，熱氣騰騰的，擱在圓圈子當間。這時候，毛主席又站在

圈子當面講話啦，他說：「同志們，同胞們，誰說咱們中國不能講團結？誰說咱們不能在一張桌子上吃飯？你們看，咱們這張桌子還不大嗎？這桌面有十萬八千里！不要說三百四百的人，就是全中國的男女老幼，全坐下還有多餘的哩！」毛主席說完了，中國人就都很明白了，就鼓起掌來：「好哇，好哇！擁護毛主席呀！」這可把那些外國人弄糊塗了，都瞪着大黃眼珠子一個勁的轉：「那兒是大桌子呢，在那呢？……」毛主席哈哈一笑說：「你看：你不是蹲在桌子上了嗎？……你們英國、美國、法國，都沒有這麼大的桌子吧？你看，咱們這桌子上天生的有稻、粱、稷、馬、牛、羊、金、銀、銅、鐵、錫，吃不完用不盡，這桌子不用木頭作，也不怕風吹日晒，一千年一萬年也壞不了，可結實哩！哈哈……」毛主席這一笑可把大夥給逗的樂起來了。哈……」

「哈哈……」

趁着大家笑的時候，他又叭叭的吸起煙來，煙鍋子裏的火光映着臉上滿足的微笑……

「完了嗎？」我們有些着急地問。

「可沒有完，長着哩嘿嘿……」却還是不慌不忙的吸着煙。

誰也沒注意到那掩着耳朵決心不聽的小伙子什麼時候坐起來的，這時候他也急了：

「我的老天爺，你就快說吧！你這是怎麼啦？」

「我怎麼囉，我沒說給你聽！」

他一連氣吸了三鍋子煙，終於又閉了腔了；

「……毛主席說完了話，大家夥正樂着呢，可是外國人，又嚷起來了：『哈哈！你們這怎麼行呢？你看這麼多的人，只有一盆菜，要是每人都跑上了去夾菜去，那不是弄個亂七八糟？恐怕還得搶的打架呢，還團結？！』你說不上去夾菜嗎，圈子這麼大，人離得這麼遠，誰够的着？好比桃兒長在樹頂上，要不上樹的話，伸手也摘不到嘴呀！』你猜怎麼着？這一下又把大夥說的全洩了氣啦，『我的老天爺這可怎麼着哇？！』可是：『若要不着急，去問毛主席』。俺們毛主席一看，又出來說話啦，他用手一指說：『你們別瞎着急，看吧，那不是來了？』大夥一看，嘿，幾個小鬼抬來了一大細簞子。你猜怪事不？都是五尺來長的大饅子，你也是一隻他也一隻……這回該够的着夾菜了吧！可是——外國人又嚷起來啦：『毛主席，不行呀，饅子這麼長，比手臂還長的多哩，夾着菜往口裏去吧，一下子就送到腦袋瓜子後邊去了……』外國人還發脾氣說：『你們這不是耍着玩的？開了半天還沒有吃上飯，餓的腸子擰起來了！』真是，人們的肚子全餓的貼了背啦，卽瞪着眼望着那盆，又香又熱的紅燒肉，就是沒辦法吃到嘴……』

他故意的停了停，抽了兩口煙，然後又故意問我們道：『同志們，不看你們早先上過洋學，

才學高，抄起筆來會刷刷的寫，可你們倒說着，有什麼辦法？……」

可是他那楞小子，這時候又抓住理了，忙接着說道：

「你這是吃柳條縛鎖子，出口就纏上了，繞着編着沒辦法囉還問別人呢？哼！……」

「你他媽少放屁，你怎麼就知道沒辦法？俺們毛主席有的是辦法！」

「毛主席告訴你囉？」

「毛主席沒告訴我，你去問問毛主席看？」

「算囉算囉，別打嘴架囉，快聽咱們毛主席的辦法吧。」

我們好容易把這嘴架攔住了以後，老頭又開始言歸正傳了。

「俺們毛主席有的是辦法，毛主席就又演開了講了，說：「同志們，同胞們，你們聽我說，我們中國人要在——張桌子上吃飯，咱們有的是全天下第一的大桌子……咱們筷子太長不是？可是，咱們要從今日起，不要各顧各人的利益，要互相幫助，不分男女老幼，窮的富的，大家都要有口飯吃，咱們要——你夾塊子肉送到他嘴裏，……輪着番兒，誰也吃得着，是不是？」你說這個辦法——這不就行囉——筷子太長不是？可是，咱們要從今日起，不要各顧各人的利益，要互相幫助，不分男女老幼，窮的富的，大家都要有口飯吃，咱們要——你夾